

# 從書寫習慣的新視角重新審視 〈辨脈法〉的作者考據\*

林智堯\*\*、楊仕哲\*\*\*

## 提 要

《傷寒雜病論》被尊為中醫方書之祖，對後世影響甚遠，然而其〈辨脈法〉一篇在宋本《傷寒論》中雖列於諸篇之首，相關研究以及註解卻甚少，主因是從明代方有執以降，多將〈辨脈法〉視為王叔和托張仲景之意所著，因此常被摒棄不談。隨著敦煌膠卷的出土，其內容與諸傳本的〈辨脈法〉相似度極高，此一篇又逐漸被視為張仲景原著。在考證作者時，雖有學者提到問答體與張仲景習慣寫法不同，但始終未有更深入研究。通過整理《脈經》一書後，發現王叔和在書寫時有首字同字條文並列，條文之間對偶工整，以及喜好沿著順序書寫等三種書寫習慣，然而用此三種書寫模式檢視〈辨脈法〉時，則無法得到相符的結果，因此傾向〈辨脈法〉由張仲景所寫的論述。

**關鍵詞：**〈辨脈法〉、《傷寒論》、作者考據、張仲景、王叔和、書寫習慣

---

\* 收稿日期：2022年11月24日，通過刊登日期：2023年08月23日

\*\*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碩士生

\*\*\*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教授、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醫學影像部主治醫師

## 一、前言

根據錢超塵的考據，在元代中葉以前，〈辨脈法〉、〈平脈法〉以及〈可〉與〈不可〉等諸篇，多被認為是張仲景（150-219）親作。諸篇爭議始於元代王履（1332-1391）在《醫經溯洄集·張仲景立法考》所言：「夫叔和之增入者，辨脈、平脈與可汗、可下等諸篇而已。其六經病篇，非必叔和所能贊詞也。」<sup>1</sup> 在傅延齡的研究則指出，明清時期因為對於《傷寒論》中的編次注釋、研究方法以及六經本質產生了學術上的爭鳴，其中又可分為錯簡重訂派、維護舊論派、辨證論治派、經典考證派、臨床經典派、溫病傷寒匯通派以及中西匯通派等七個學派，<sup>2</sup> 可粗略分為尊崇王叔和（210-258）對於《傷寒雜病論》編次、成無己（約1066-1156）對於《傷寒論》的注解，以及詆毀王叔和，認為王叔和在《傷寒雜病論》隨意增添自己的想法，並任意增加篇章，導致後世對於《傷寒雜病論》的理解錯誤，其中又以錯簡重訂派中的方有執（1523-1593）、喻昌（1585-1664）、吳謙（1689-1848）、陳修園（1766-1823）等人對於上述的〈辨脈法〉、〈平脈法〉以及〈可〉與〈不可〉諸篇撻伐力道最大，進而影響後世。根據張蕾在〈宋臣本校定傷寒論的文獻研究〉一文中提出，諸篇的爭議可分為三種，分別為：〈辨脈法〉與〈平脈法〉皆不是張仲景所作、〈辨脈法〉與〈平脈法〉皆是張仲景親作，以及〈辨脈法〉為張仲景親作，而〈平脈法〉則為托名之作等三種不同的爭議。<sup>3</sup>

經查找丹波元簡（1755-1810）的《醫籍考》後，認為〈辨脈法〉與〈平脈法〉皆不是張仲景所作的學者，有明代黃仲理（生卒年不詳）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著成的《傷寒類證辨惑》中提到：

仲景之書，六經至勞復而已，其間具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方，纖悉具備，有條不紊者也，〈辨脈法〉、〈平脈法〉、〈傷寒例〉三篇，叔和採摭諸書，附以己意，雖間有仲景說，實三百九十七法之外也。<sup>4</sup>

1 錢超塵，《傷寒論文獻通考》（北京：學苑出版社，1993），頁101；（日）岡西為人著，郭秀梅整理，《宋以前醫籍考》（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頁281；（日）丹波元胤，《中國醫籍考》（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3），頁283，此外《中國醫籍考》在此一文下方又錄：「王叔和搜採仲景舊論之散落者，以成書，功莫大矣。但惜其既以自己之說，混於仲景。所言之中，又以雜脈雜病，紛紛並載於卷首（意指《辨脈法》），故使玉石不分……。」

2 傅延齡編，《張仲景醫學源流》（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6），頁45-101。

3 張蕾，〈宋臣本校定傷寒論的文獻研究〉（濟南：山東中醫藥大學博士論文，2004），頁11。

4 （明）黃仲理，《傷寒類證辨惑》，收入《宋以前醫籍考》，頁282。此文引自洪武癸酉年

此一說法承接了王履的觀點，而明代方有執在萬曆十七年（1589）寫成的《傷寒論條辨》中更是將〈傷寒例〉一篇削去，並將〈平脈法〉、〈辨脈法〉移至篇後，並在〈辨脈法上篇第十三〉的開頭寫道：

此篇以下，皆叔和述仲景，附己意以為贊經之詞，譬則翼焉，傳類也。舊目篇名平脈，次第二而僭經右，夫傳不可先經，論脈亦無先個脈而後平脈之理。且平脈不過前數條，冒事必如此爾，後亦個脈，安得直以平脈名篇？皆非叔和之舊，其為後人之紛更明甚，是故重考定而次序如今。<sup>5</sup>

此一說法影響後世的吳謙、喻昌、陳修園等人，也影響了後世對於《辨脈法》等諸篇的看法；<sup>6</sup>清代汪琥（生卒年不詳）在《張仲景傷寒論辨證廣註》（1690）中寫道：「第一卷脈法及第七卷以後汗吐諸篇。以其為叔和所增入也。」又曰：「況仲景當日，止著論二十二篇，尚未分為幾卷，至叔和，始托名仲景，撰成並辨脈平脈法。」<sup>7</sup>可見此一爭議在當時已經引起眾多醫家的爭辯。綜合上述的看法，可以知道認為〈辨脈法〉、〈平脈法〉以及〈可〉與〈不可〉諸篇皆非仲景親作的學者，認為上述諸篇為王叔和加入自身的觀點後，並托張仲景之名額外增入的篇章，不屬於張仲景原本的著作。

根據丹波元簡的《醫籍考》記載，認為〈辨脈法〉與〈平脈法〉皆是張仲景親作，則可見於宋代郭雍（1102-1187）的《傷寒補亡錄》（1181），其書提到：「辨脈者，辨傷寒之脈也，平脈者，平眾脈也，……雖王叔和撰次，一字不敢妄易，仍舊次第錄之，其問答皆仲景本文也。」<sup>8</sup>此一說法代表了元代中葉以前，對於〈辨脈法〉諸篇的看法。明代以後雖因方有執學說導致〈辨脈法〉等篇章多被視為王叔和所增，然而清代〈辨脈法〉以及〈平脈法〉二篇又逐漸引發爭議，如清代錢潢（生卒年不詳）在《傷寒溯源集》（1707）中提道：「今行於世，究僅

（1393）的仲理自序，然而岡西為人此文底下有一小注，寫道「按黃仲理《傷寒類證》十卷，《醫籍考》記云：『未見』，而載洪武癸酉年自序，然其序中無見右一文（意即本文），不知《醫籍考》據何引耶？」因此，本文的存在是否仍須討論，然而此文為元代《溯源集》之後，最早可見附和王履（1332-1391）之意的文章，故仍留於本文中。

5 （明）方有執著，陳居偉校注，《傷寒論條辨》（北京：學苑出版社，2013），頁177-229。

6 傅延齡編，《張仲景醫學源流》，頁45-101。

7 （清）汪琥，《張仲景傷寒論辨證廣註》，收入（日）丹波元胤著，《中國醫籍考》，頁360-363。

8 （宋）郭雍，《傷寒補亡錄》，收入朱邦賢、王若水主編《歷代中醫藥珍本集成》，傷寒類第二冊（臺北：萬人出版社，1989，據1925年蘇州錫承醫社重刊本影印），頁13。

七卷，以辨脈平脈，為第一卷，其言原係仲景原文，亦不為過。」以及清代沈金鰲（1717-1776）在《沈氏尊生書·傷寒論綱目》（1773）中提道：「〈辨脈〉、〈平脈〉二篇，理精詞簡，義答神清，與傷寒及金匱要略，的是仲景所撰，舊本中有韻語一段，庸淺膚鄙，乃叔和偽作。」<sup>9</sup>可以見到在當時，對於〈辨脈法〉、〈平脈法〉二篇是否為張仲景親作，已存在相當大的爭議了。

此外，根據張蕾的研究，當時還存在有〈辨脈法〉為張仲景親作，而〈平脈法〉則為托名之作的爭議。如清代喻昌在《尚論篇·序》中提到：「〈平脈〉一篇，妄入己見，總之碎剪美錦，綴以敗絮，盲瞽後世。」又批評說：

王叔和於仲景書，不察大意，妄行編次補綴，尚存闕疑一線，觀其篇首之辭，謂瘧濕暍雖同為太陽經病，以為宜應另論者，其一徵也，觀其篇中，謂疾病至急，倉卒尋按，要旨難得，故重集可與不可方治者，其一徵也，觀其篇末補綴脈法，分為二篇，上篇（意指〈辨脈法〉）仍仲景之舊，下篇（意指〈平脈法〉）托仲景以傳，猶未至於顛倒大亂者，其一徵也，第其不露補綴之痕，反以平脈本名，易為辨脈。<sup>10</sup>

以及清代魏荔彤（1670-?）在《傷寒論本義》（1724）中提到：「〈辨脈〉一篇，的是醫聖原文，其詞簡括，其義深長，與《傷寒雜病論》心思筆致，皆令人抽繹不盡，推豎無方矣。」又談論到：「於〈平脈〉分篇是醫聖本意，或叔和效《虞書》中分二典之智乎。但忽首為韻語，似反覺膚廓淺近，不類一手。」<sup>11</sup>可見當時已有學者開始分開討論〈辨脈法〉與〈平脈法〉兩者的作者，而非如之前一般選擇兩者皆是或皆不是張仲景著作。

9 關於沈氏在文中所提到的「舊本中韻語一段，庸淺膚鄙，乃叔和偽作」，根據錢超塵在《傷寒論通考》（北京：學苑出版社，1993）中的第一章第五節《〈平脈〉韻文成于西漢考》一文中提到「《平脈法》分成兩段，第一段中的韻文，能反映時代特徵的是從『一時之間，變化無常』至『願為具陳，令得分明』十二句，其中『明』字與『常』、『長』、『亡』、『昂』、『綱』等字押韻時，應念成 máng 而不能唸成 míng，……。『明』字在西漢時期，屬於陽部字，唸 máng，到了東漢時期，讀作 míng，由陽部改到耕部去了，……。」結論是，「『明』字既然與『常』、『長』、『亡』、『昂』、『綱』等陽部字，保持著『明』字屬於陽部字的特點，換句話說，『明』字還沒有轉入耕部改讀成 míng，那麼這段韻文就不可能是東漢的作品，而是西漢時代的作品」。又提到「在第二段中的韻文中，以元韻部為主而雜以真、文韻的韻文，與東漢的真、文、元幾乎無別的通押現象不同，此處三者的韻界分明，而又通押，此種押韻現象，正是西漢韻的特點」。根據上述兩個特點，錢氏認為此一韻文應是張仲景引用西漢書籍的證明，根據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的自序，此一西漢書籍最有可能是《平脈》一書。

10（日）丹波元胤，《中國醫籍考》，頁 296，引喻昌言論。

11（清）魏荔彤，《傷寒論本義》，收入（日）岡西為人著，郭秀梅整理，《宋以前醫籍考》，頁 286。

隨著近年來敦煌莫高窟中的敦煌殘卷 S.202 膠卷被發現，現代的學者以避諱方式考定其年代後，確認其傳抄年代不晚於梁代，也因為在諸傳本中皆可見〈辨脈法〉一篇，故近代學者多認為〈辨脈法〉一篇確為仲景原文，如馬繼興在〈傷寒論版本概說〉寫道：「《傷寒雜病論》原本的內容至少包括六個部分，脈法部分主要見於今本《傷寒論·辨脈法》中。」<sup>12</sup> 章太炎（1869-1936）在《章太炎全集·醫論集》裡也提到：「《傷寒論》自王叔和編次，逮及兩宋，未有異言。叔和之失，獨在以《內經》一日一經之說中強相附會。」他還說：「叔和於太陽篇痙、濕、暈外，未嘗改易仲景舊次。」<sup>13</sup> 從上述引文中可以得知章太炎認為，王叔和僅是將《傷寒雜病論》完整編排而已，並沒有改動其中的文字，〈辨脈法〉以及〈平脈法〉等篇章，並非由王叔和所增入，此一觀點與郭雍的說法一致。錢超塵也在《傷寒論通考》中提到：「〈辨脈〉一篇中在《傷寒論》的幾個重要的傳本中見於宋本、高繼沖本、敦煌殘卷 S.202 以及《金匱玉函經》，而唐本不載此篇。」又說道：「筆者比對諸傳本後，認為〈辨脈〉一篇乃仲景所原有。」<sup>14</sup> 楊佃會、張蕾等人也多贊同上述學者的看法，認為〈辨脈法〉一篇為張仲景所親作。

然而有些學者，認為〈辨脈法〉一篇在寫法上的體例上不同於於《傷寒論》內文中的體例，以此認定〈辨脈法〉一篇非仲景原文，如楊紹尹在《湯液經鉤考》中提到：

〈辨脈法〉中所用「問曰」、「答曰」體（下稱問答體）屬於《平脈辯證》一書，〈平脈法〉中所用的「問曰」、「師曰」體（下稱問師體）屬於《胎臚要錄》一書中的體例，此二篇皆是王叔和撰次時選入的，非仲景原著。<sup>15</sup>

此一說法是將《平脈辯證》當成一本書，<sup>16</sup> 而〈辨脈法〉中的內容，因張仲景引用

12 馬繼興，《馬繼興醫學文集》（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9），頁 49。

13 章太炎，《章太炎醫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頁 291-292。

14 錢超塵，《傷寒論通考》，頁 101-103。

15 楊紹伊，《湯液經鉤考》（北京：學苑出版社，2012），頁 13。

16 此一說法上仍有爭議，根據《傷寒論·序》中提到「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並平脈辯證」一句中的「平脈辯證」，大塚敬節認為此為一本書，而〈辨脈法〉出於此書，然而清·周學海在《脈學四書》中提到「平，讀如駢，即辨脈也。蓋三代秦漢之書，有名辨脈，有名平脈，仲景撰用古書，於是取之辨脈者，即名辨脈，取之平脈者，即名平脈」；錢超塵在《傷寒論通考》頁 9 中提道「……並《平脈》《辯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此處在書寫時將「平脈」、「辯證」兩處皆打上書名號，並在後續內容中明確指出「《平脈》一書就是現行通行本《傷寒論》中的〈平脈法〉」因此可知錢氏在這段序文中

該書，故出現問答體，不同於六經正文的寫法。此外，大塚敬節（1900-1980）在《平脈辨證講義》中也提道：

〈辨脈法〉是屬於是屬類似於《黃帝內經》、《難經》的問答體文章，因文體和主旨均與《傷寒論》正文不同，所以《傷寒論》研究者一般認為該篇是後人的摻入文而將其捨棄，也有人認為該篇是王叔和所增補的。但《脈經》在引用〈辨脈法〉的文句時卻稱為「仲景曰」，這又留下了疑問。對此喜多村直寬認為：「人喜好做偽托之書……，該篇的議論不符合經文所論旨意，無疑是魏晉間人所做。」<sup>17</sup>

從上述爭議中可看出，對於〈辨脈法〉一篇的作者為何人有三種可能，分別是張仲景、王叔和以及魏晉間人，其中針對是張仲景所寫成，亦或是王叔和所增入至今仍爭論不休，然而喜多村直寬所提出的〈辨脈法〉由魏晉間人寫成的觀點，現較無人附和，原因是在王叔和在《脈經》中的卷一、卷七、卷十四中總共引用了12條〈辨脈法〉內的條文，因此〈辨脈法〉由魏晉間人寫成的觀點應是較不可信的。

經歸納後，可以簡單地將〈辨脈法〉分成以下兩種爭議：一是文體上的不符，此一爭議由大塚敬節、楊紹尹等人提出，認為問答體，或是問師體非張仲景習慣的文體，經王叔和或從《平脈辨證》，或從《胎顱要錄》，或從《黃帝內經》，或從《難經》整理後加入；二是文旨上的不符，此一爭議由方有執、黃仲理等人認為〈辨脈法〉一篇混雜入王叔和的思想，與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中所闡述的醫學觀念的不同。

雖然方有執、黃仲理等人認為〈辨脈法〉內有混雜入王叔和的思想，認為是王叔和加上自己的醫學觀念後加入的，但無法明確的說出哪個部分為王叔和摻入的思想，哪個部分則為否，於研究上無意義，因此本研究擬從第一項爭議進行探討，若想從第一項爭議進行，深入地探討張仲景以及王叔和的書寫習慣，則有助於釐清〈辨脈法〉在作者上的爭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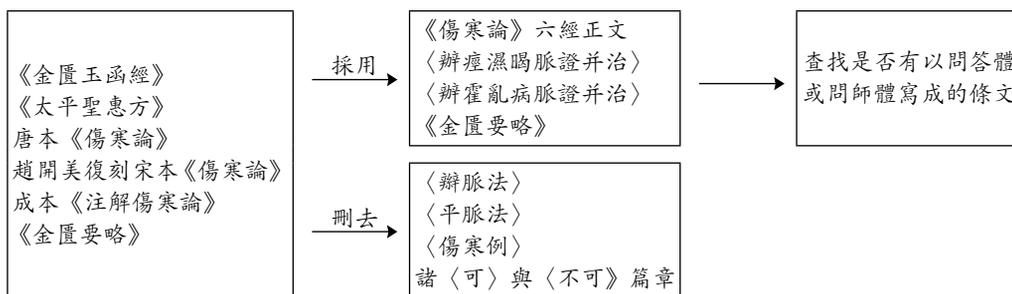
打上兩個書名號是有意義的，即是認為「平脈辨證」應是代表兩本書，此種觀點與周學海相同，但不同於大塚敬節。

17（日）大塚敬節著，王寧元譯，《辨脈法平脈法講義》（北京：華夏出版社，2011），頁44。

## 二、張仲景書寫習慣的考證——以「問答體」為例

根據上一節末段提到楊紹尹以及大塚敬節的觀點，認為問答體或問師體不是張仲景書寫文章時的習慣。為了確立仲景文體當中有無問答體或問師體，本研究擬從仲景傳世的諸傳本，如《金匱玉函經》、《太平聖惠方》、孫思邈本《傷寒論》（或稱稱唐本《傷寒論》）、趙開美復刻宋本《傷寒論》、成無己《注解傷寒論》以及《新編金匱要略方論》中，將有爭議的〈辨脈法〉、〈平脈法〉、〈傷寒例〉以及諸〈可〉與〈不可〉篇刪除，留下較無爭議的《傷寒論》六經正文以及〈辨瘧濕喝脈證并治〉、〈辨霍亂病脈證并治〉、《金匱要略》等文章，從中找尋張仲景在書寫文章時是否無使用問答體或問師體的習慣，流程見表一。因《敦煌殘卷甲本》中只有〈辨脈法〉一篇的內容，故不納入。

表一 查找張仲景書寫習慣流程圖



### (一)《金匱玉函經》中收錄的問答體

《金匱玉函經》為《傷寒論》同體異名的傳本，其撰次者有三說，根據錢超塵的考據，可分為王叔和撰次、南朝醫師撰次以及唐代醫師編纂等三種說法。<sup>18</sup>

18 錢超塵在《金匱玉函經》編次者的考證上，隨著年代的進展，而產生了不同的變化。在1995年學苑出版社出版的《傷寒論通考》頁41-44中，提出了「此書名最早由東晉·葛洪所改稱的」、「《金匱玉函經》八卷為《張仲景方》十五卷中的部分組成」以及「《金匱玉函經》即是《傷寒論》的古本」等說法；在2017年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的《傷寒論》版本通鑿·金匱玉函經頁189則提出了「《金匱玉函經》的撰次者，主要有王叔和撰次以及南朝醫師撰次等兩種說法」、「《金匱玉函經》出於《張仲景方》中，因條文略多於唐本《傷寒論》，為更貼近《張仲景方》古貌」並傾向《金匱玉函經》為王叔和撰次的說法；在2018年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的《傷寒論》文獻新考頁92提出「《金匱玉函經》成書時代，主要有三種意見，一說由叔和編次、一說由南朝醫師編纂、一說由唐代醫師所編纂」以及「《金匱玉函經》由《張仲景方》十五卷中的八卷組成」與「《金匱玉函經》與《傷寒論》異體同名，約在東晉葛洪以

錢超塵認為《金匱玉函經》更為貼近《張仲景方》的古貌；李順保認為《金匱玉函經》於隋唐前問世，且與《脈經》互校後可發現，《金匱玉函經》較唐本《傷寒論》、宋本《傷寒論》更早，更接近王叔和《傷寒論》的整理本，但因流傳不廣而罕為人知。<sup>19</sup> 現存版本為清康熙十五年陳世傑刻本出版的《金匱玉函經》（1716），研究中使用的版本為2015年人民衛生出版社據陳世傑刻本出版的《金匱玉函經》影印本，經搜尋後發現，從〈辨瘧濕喝第一〉到〈辨霍亂病形證治第十一〉，共計11條問答體條文，無問師體條文，將其斷句結果如下，其原文並見圖1：

- 1.〈辨瘧濕喝第一〉：「問曰：病風濕相搏，身體疼痛，法當汗出而解，值天陰雨溜不止。師云：此可發汗，汗之而其病不愈者，何故？答曰：發其汗，汗大出者，但風氣去，濕氣仍在，是故不愈。若治風濕者，發其汗，微微似欲出汗者，則風濕俱去也。」<sup>20</sup>
- 2.〈辨太陽病形證治第三〉：「問曰：證象陽旦，按法治之而增劇，厥逆，咽中干，兩脛拘急而譫語，師言夜半手足當溫，兩腳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之？答曰：寸口脈浮而大，浮即為風，大即為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其形象桂枝，因加附子於其間，增桂令汗出，附子溫經，亡陽故也。厥逆咽中干，煩躁，陽明內結，譫語煩亂，更飲甘草乾薑湯，夜半陽氣還，兩足當熱，脛尚微拘急，與芍藥甘草湯，爾乃脛伸，與承氣湯微瀉，止其譫語，故知其病可愈。」<sup>21</sup>
- 3.〈辨太陽病形證治下第四〉：「問曰：病有結胸，有藏結，其狀何如？答曰：按之痛，其脈寸口浮，關上自沉，為結胸。」<sup>22</sup>
- 4.〈辨太陽病形證治下第四〉：「問曰：何為藏結？答曰：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小便不利，陽脈浮，關上細，沉而緊，為藏結。舌上白胎滑者，為難治。」<sup>23</sup>

---

後，醫家始稱《傷寒論》為《金匱玉函經》等說法，綜觀上述三個不同年代的著書，可以見到錢氏對於《金匱玉函經》撰次的說法不定，然而與《傷寒論》同書異名的結論，以及由東晉葛洪以後改名為《金匱玉函經》的結論不變。

19 李順保，《傷寒論版本大全》（北京：學苑出版社，2019），頁208。

20（漢）張機，《金匱玉函經》，（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5），頁133。

21（漢）張機，《金匱玉函經》，卷二，頁141。

22（漢）張機，《金匱玉函經》，卷二，頁149。

23（漢）張機，《金匱玉函經》，卷二，頁149。



## (二) 孫思邈本《傷寒論》中收錄的問答體

孫思邈本《傷寒論》，又名為唐本《傷寒論》，收錄於唐代孫思邈（?-682）著作的《千金翼方》（682）中第九卷以及第十卷。經章太炎考據後，認為所載內容為六朝的《辨傷寒》十卷，對此錢超塵加以說明，他認為孫思邈收錄在《千金翼方》的《傷寒論》內容與梁朝阮孝緒（479-576）《七錄》所載的《辨傷寒》十卷，皆來自同一母本，該母本即是王叔和編纂整理後的《張仲景方》。<sup>28</sup>《千金翼方》成書後經傳抄寫流傳，產生諸多訛誤，因此校正醫書局於北宋時期（1096）刊行小字本，元大德時期（1307）進行翻刻，現已無元大德版，多以日本多紀元簡（1755-1811）珍藏元大德刻本為底本。<sup>29</sup>經搜尋孫思邈本《傷寒論》後發現，從〈太陽病用桂枝湯法第一〉到〈霍亂病狀第六〉，共計八條問答體條文，無問師體條文，將其斷句結果如下，其原文並見圖 2：

- 1.〈太陽病用桂枝湯法第一〉：「問曰：病風濕相搏，身體疼痛，法當汗出而解，值天陰雨滯下不止，師云此可發汗，而其病不愈者，何故？答曰：發其汗，汗大出者，但風氣去，濕氣續在，是故不愈。若治風濕者，發其汗，微微似欲出汗者，風濕俱去也。」<sup>30</sup>
- 2.〈太陽病用陷胃湯法第六〉：「問曰：病有結胃，有藏結，其狀何如？答曰：按之痛，其脈寸口服，關上自沉，為結胃。何謂藏結，曰如結胃狀，飲食如故，時下利，陽脈浮，關上細沉而緊，名曰藏結，舌上白胎滑者，為難治，藏結者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sup>31</sup>
- 3.〈陽明病狀第八〉：「問曰：病有太陽陽明，有正陽陽明，有微陽陽陽明，何謂也？答曰：太陽陽明者，脾曰是也；正陽陽明者，胃家實是也；微陽陽明者，發其汗，若利其小便，胃中燥，便難是也。」

28 錢超塵，《章太炎先生論傷寒論》（上海：人民衛生出版社，2018），頁 149-151。

29 錢超塵、鄭豐傑，《唐本傷寒論》（北京：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17），頁 3。

30（唐）孫思邈，《千金翼方》，收入《傷寒雜病論》版本通鑿·唐本《傷寒論》（北京：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17，據日本多紀元簡珍藏元大德翻宋本《千金翼方》影印本），《千金翼方》卷九、卷十），頁 11。

31（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九，頁 32。

- 4.〈陽明病狀第八〉：「問曰：何緣得陽明病？答曰：太陽病發其汗，若下之，亡其津液，胃中乾燥，因為陽明不更衣而便難，復為陽明病也。」
- 5.〈陽明病狀第八〉：「問曰：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出而不惡寒，但反惡熱。」
- 6.〈陽明病狀第八〉：「問曰：病有得之一日發熱惡寒者何？答曰：然雖二日，惡寒自罷，即汗出惡熱者也。曰：惡寒何故自罷？答曰：陽明處中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故使雖惡寒，二日自止是為陽明病。」<sup>32</sup>
- 7.〈霍亂病狀第六〉：「問曰：病有霍亂者何也？答曰：嘔吐而利，此為霍亂。」
- 8.〈霍亂病狀第六〉：「問曰：病者發熱頭痛，身體疼痛，惡寒而復吐利，當屬何病？答曰：當為霍亂，霍亂吐下利止，復更發熱也。」<sup>33</sup>



圖 2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丹波元簡藏本

### (三) 宋本《傷寒論》收錄的問答體

根據錢超塵的研究，宋代以前的《傷寒論》因抄本眾多且內容雜亂，在文字上多有缺失，經宋臣林億、高保林等人經校正後，於北宋治平二年（1065）刊行大字本《傷寒論》（又稱治平本），又於北宋元祐三年（1088）刊行小字本《傷寒

32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九，頁48-49。

33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十，頁106。

論》(又稱元祐本),因成無己的《注解傷寒論》刊行後,大字本《傷寒論》便無再刊,僅小字本《傷寒論》一線單傳,後經明代趙開美(1563-1624)發現後,翻刻入《仲景全書》,因趙開美刻本與原刻本極為逼真,故現皆稱趙開美復刻本為「宋本《傷寒論》」。<sup>34</sup> 研究中使用的是2020年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據故宮博物院藏本出版的宋本《傷寒論》,經搜尋宋本《傷寒論》後發現,從〈辨瘧濕喝脈證并治第四〉到〈辨霍亂病脈證并治第十三〉共計十條問答體條文,但無問師體條文,將其斷句結果如下,其原文並見圖3:

- 1.〈辨瘧濕喝脈證并治第四〉:「問曰:風濕相搏,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而解,值天陰雨不止,醫云此可發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答曰:發其汗,汗大出者,但風氣去,濕氣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風濕者,發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風濕俱去也。」<sup>35</sup>
- 2.〈辨太陽病脈症并治上第五〉:「問曰:證象陽旦,按法治之而增劇,厥逆,咽中乾,兩脛拘急而譫語。師曰:言夜半手足當溫,兩腳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此?答曰:寸口脈浮而大,浮為風,大為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病形象桂枝,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令汗出,附子溫經,亡陽故也。厥逆,咽中乾,煩躁,陽明內結,譫語煩亂,更飲甘草乾薑湯,夜半陽氣還,兩足當熱,脛尚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爾乃脛伸。以承氣湯微瀉,則止其譫語,故知病可愈。」<sup>36</sup>
- 3.〈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第七〉:「問曰:病有結胸,有藏結,其狀如何?按之痛,寸脈浮,關脈沈,名曰結胸也。」<sup>37</sup>
- 4.〈辨陽明病脈症并治第八〉:「問曰:病有太陽陽明,有正陽陽明,有少陽陽明,何謂也?答曰:太陽陽明者,脾約是也;正陽陽明者,胃家實是也;少陽陽明者,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煩實,大便難是也。陽明之

34 錢超塵,《宋本《傷寒論》》(北京: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20),前言。

35 (漢)張機著,(明)趙開美校刻,錢超塵校注,《宋本《傷寒論》》(北京: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20,據國立故宮博物院館藏本影印),頁40。

36 (漢)張機著,(明)趙開美校刻,錢超塵校注,《宋本《傷寒論》》,頁50。

37 (漢)張機著,(明)趙開美校刻,錢超塵校注,《宋本《傷寒論》》,頁84。此一條後的條文,在《金匱玉函經》中寫成此一條後的下一條,「問曰何謂藏結」,而於唐本及宋本則皆改成「何謂藏結答曰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時下利寸脈浮關脈小細沉緊名曰藏結」,因無標準的「問曰……,答曰……」格式,故不列入問答體條文數的計算。

為病，胃家實是也。」<sup>38</sup>

- 5.〈辨陽明病脈症并治第八〉：「問曰：何緣得陽明病？答曰：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不更衣，內實，大便難者，此名陽明也。」
- 6.〈辨陽明病脈症并治第八〉：「問曰：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也。」
- 7.〈辨陽明病脈症并治第八〉：「問曰：病有得之一日，不發熱而惡寒者，何也？答曰：雖得之一日，惡寒將自罷，即自汗出而惡熱也。」
- 8.〈辨陽明病脈症并治第八〉：「問曰：惡寒何故自罷？答曰：陽明居中，主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始雖惡寒，二日自止，此為陽明病也。」<sup>39</sup>
- 9.〈辨霍亂病脈證并治第十三〉：「問曰：病有霍亂者何？答曰：嘔吐而利，此名霍亂。」
- 10.〈辨霍亂病脈證并治第十三〉：「問曰：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者，此屬何病？答曰：此名霍亂。霍亂自吐下，又利止，復更發熱也。」<sup>40</sup>



圖 3 (漢)張機 《傷寒論》 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 趙開美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38 (漢)張機著，(明)趙開美校刻，錢超塵校注，《宋本《傷寒論》》，頁 104。

39 (漢)張機著，(明)趙開美校刻，錢超塵校注，《宋本《傷寒論》》，頁 105。

40 (漢)張機著，(明)趙開美校刻，錢超塵校注，《宋本《傷寒論》》，頁 146。

#### (四)《太平聖惠方》收錄的問答體

《太平聖惠方》始編於太平興國三年（979），由宋太宗（939-997）命王懷隱（925-997）、鄭奇（生卒年不詳）以及陳昭邁（生卒年不詳）等人搜集名間藏書，每部首卷冠以巢元方（550-630）《諸病源候論》（610）相關內容，後列醫方，於宋淳化三年（993）頒布於天下，其中有關《傷寒雜病論》的部分，列於第八卷，錢超塵認為此本即是孫思邈所言「江南諸師秘仲景要方不傳」中六朝古本之一，故又將此本稱為江南秘本《傷寒論》或南朝秘本《傷寒論》。<sup>41</sup> 江南秘本《傷寒論》又有淳化本《傷寒論》（因淳化三年刊行於天下故名之）、高繼沖本《傷寒論》、荊南國《傷寒論》等名稱，皆是形容《太平聖惠方·卷第八》的內容，根據錢超塵考據，全卷可分成 24 個部分，共計 50 首方，除〈傷寒敘論〉、〈傷寒受病日數次第病証〉、〈辨傷寒熱病兩感證候〉以及〈辨傷寒熱病不可治形候〉由王懷隱摘抄《諸病源候論》以外，其餘皆是古傳本固有內容。<sup>42</sup>

縱觀《太平聖惠方·卷八》內全部內容，無使用問答體或師答體等相關體例，如〈辨陰陽脈候〉在其他版本中的「問曰」、「答曰」在卷中全數刪除，改用「凡」、「何謂也」等字樣替代，而原傷寒正文內有以問答體說理者，如「問曰：病有結胃有藏結」、「問曰：病有太陽陽明、正陽陽明、少陽陽明」以及「問曰：病有霍亂者何」等條文全數遭刪除，因此在此一版本的《傷寒論》裡，無法統計問答體，或是問師體的條文數量。

#### (五)《注解傷寒論》收錄的問答體

金代成無己的《注解傷寒論》（1144），<sup>43</sup> 又稱為元刻本《注解傷寒論》，為《傷寒論》的第一本全注釋本，內容上以北宋校正醫書局刊行的《傷寒論》小字本為底本，<sup>44</sup> 並在其中加入〈五運六氣主病陰陽虛實圖〉、〈圖解運氣圖說〉以及〈釋

41 錢超塵，《六朝古本傷寒論》（北京：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17），頁 20。

42 錢超塵，《六朝古本傷寒論》，頁 89-95。

43 根據錢超塵主編，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8 年出版的《《傷寒論》文獻新考》頁 319 〈成無己生活時代及事蹟考略〉中提到「王鼎《注解傷寒論後序》云：『此書乃前宋國醫成無己注解，四十餘年方成，所謂萬全之書』」；頁 320 中提到「嚴器之於金皇統四年（1144AD）與成無己相遇，成公出示《注解傷寒論》十卷，同年八月十日嚴器之作序」故知成書年代為金皇統四年，西元 1144 年。

44 根據錢超塵主編，《《傷寒論》文獻新考》頁 326 〈成無己《注解傷寒論》特點〉中提到「成無己當是以元祐本（小字本）為底本經過注釋的第一本詮解《傷寒論》的著作，然而《注解傷寒

運氣加臨民病吉凶圖》等篇章，並刪去〈辨發汗後病脈證并治〉、〈辨不可吐〉以及〈辨發汗吐下後脈證并治〉，現通行的版本為明代汪濟川本以及明代趙開美本，即收入於《仲景全書》中的《注解傷寒論》。研究中使用的是 2015 年人民衛生出版社據趙開美版本出版的《注解傷寒論》影印本。經搜尋後發現，從〈辨瘧濕喝脈證第四〉到〈辨陰陽易差後勞復病證并治第十四〉等，共計有十條問答體條文，無問師體條文，將其斷句結果如下，其原文並見圖 4：

- 1.〈辨瘧濕喝脈證第四〉：「風濕相搏，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而解，值天陰雨不止，醫云：此可發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答曰：發其汗，汗大出者，但風氣去，濕氣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風濕者，發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風濕俱去也。」<sup>45</sup>
- 2.〈辨太陽病脈症并治上第五〉：「問曰：證象陽旦，按法治之而增劇，厥逆，咽中干，兩脛拘急而譫語。師曰：言夜半手足當溫，兩腳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此？答曰：寸口脈浮而大，浮則為風，大則為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病證象桂枝，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令汗出，附子溫經，亡陽故也。厥逆咽中干，煩燥，陽明內結，譫語，煩亂，更飲甘草乾薑湯。夜半陽氣還，兩足當熱，脛尚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爾乃脛伸，以承氣湯微澹，則止其譫語，故知病可愈。」<sup>46</sup>
- 3.〈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第七〉：「問曰：病有結胸，有臟結，其狀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脈浮，關脈沉，名曰結胸也。何謂臟結？答曰：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時下利，寸脈浮，關脈小細沉緊，名曰臟結。舌上白苔滑者，難治。」<sup>47</sup>
- 4.〈辨陽明病脈證并治第八〉：「問曰：病有太陽陽明，有正陽陽明，有少陽陽明，何謂也？答曰：太陽陽明者，脾約是也。」

---

論》並無保持元祐本的原貌，增刪了一些內容，增加首卷的南政三陰六圖至運氣加臨五圖、卷後的音釋以及卷十第 22 篇，刪去十八篇子目、林億等人校刊語以及〈辨不可發汗病脈症并治〉至〈辨發汗吐下病脈症并治〉等篇，這些增刪並無影響到原六經正文的內容，故仍納入統計問答體及問師體的研究中。

45 (金)成無己，《注解傷寒論》(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5)，頁 41。

46 (金)成無己，《注解傷寒論》，頁 46。

47 (金)成無己，《注解傷寒論》，頁 63。

- 5.〈辨陽明病脈證并治第八〉：「問曰：何緣得陽明病？答曰：太陽病發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不更衣，內實，大便難者，此名陽明也。」
- 6.〈辨陽明病脈證并治第八〉：「問曰：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也。」
- 7.〈辨陽明病脈證并治第八〉：「問曰：病有得之一日，不發熱而惡寒者，何也？答曰：雖得之一日，惡寒將自罷，即自汗出而惡熱也。」
- 8.〈辨陽明病脈證并治第八〉：「問曰：惡寒何故自罷？答曰：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始雖惡寒，二日自止，此為陽明病也。」<sup>48</sup>
- 9.〈辨霍亂病脈證并治〉：「問曰：病有霍亂者何？答曰：嘔吐而利，名曰霍亂。」
- 10.〈辨霍亂病脈證并治〉：「問曰：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者，此屬何病？答曰：此名霍亂。自吐下，又利止，復更發熱也。」<sup>49</sup>



圖 4 (金)成無己 《注解傷寒論》 明趙開美校刻本

48 (金)成無己,《注解傷寒論》,頁 74。

49 (金)成無己,《注解傷寒論》,頁 97。

### (六)《金匱要略》中收錄的問答體及問師體

事實上，在宋以前並無《金匱要略》一書，本書是經校正醫書局從《傷寒雜病論》中屬於雜方的部分釐出並名為《金匱要略》，現存的底本為元鄧珍本的《新編金匱方論》以及俞躡本，因俞躡本諸多訛誤，故現多使用鄧珍本《新編今匱方論》為底本，本次研究使用的版本為 2017 年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據元鄧珍本為底本出版的《新編金匱方論》，經過搜尋後發現包含了大量的問師體，全篇共計問答體二條，將其斷句結果如下，其原文並見圖 5：

- 1.〈水氣病脈證并治第十四〉：「問曰：病下利後，渴飲，小便不利，腹滿因腫者，何也？答曰：此法當病水，若小便自利及汗出者，自當愈。」<sup>50</sup>
- 2.〈瘡癰腸癰浸淫病脈證并治第十八〉：「問曰：寸口脈浮微而澀，然當亡血，若汗出，設不汗者云何？答曰：若身有瘡，被刀斧所傷，亡血故也。」<sup>5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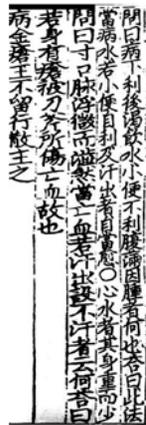


圖 5 (漢)張機 《金匱要略》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孤本

以上兩條為《新編金匱方論》中的問答體。在《金匱要略》中，因以問師體寫法的條文數量眾多，共有 21 條，且〈辨脈法〉中並無以問師體為題材寫成的條文，故僅列出搜尋後的結果，但不附圖，其結果如下：

50 (漢)張機，《金匱要略》，收入錢超塵主編，《元鄧珍本《新編金匱方論》·明俞橋本《金匱要略方論》》(北京：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17，據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孤本影印)，頁 106。

51 (漢)張機，《金匱要略》，頁 134。

- 1.〈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sup>52</sup>
- 2.〈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問曰：病人有氣色見於面部，願聞其說。師曰：鼻頭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鼻頭色微黑者，有水氣。色黃者，胸上有寒；色白者，亡血也。設微赤非時者死。其目正圓者瘕，不治。又色青為痛，色黑為勞，色赤為風，色黃者便難，色鮮明者有留飲。」<sup>53</sup>
- 3.〈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問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過，何謂也？師曰：冬至之後，甲子夜半少陽起，少陽之時陽始生，天得溫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溫和，此為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溫和，此為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為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溫如盛夏五六月時，此為至而太過也。」
- 4.〈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問曰：經云：厥陽獨行，何謂也？師曰：此為有陽無陰，故稱厥陽。」
- 5.〈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問曰：寸脈沉大而滑，沉則為實，滑則為氣。實氣相傳，血氣入臟即死，入腑即愈，此為卒厥。何謂也？師曰：唇口青，身冷，為入臟即死；如身和，汗自出，為入腑即愈。」
- 6.〈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問曰：脈脫入臟即死，入腑即愈，何謂也？師曰：非為一病，百病皆然。譬如浸淫瘡，從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從四肢流來入口者，不可治；病在外者，可治；入裏者，即死。」
- 7.〈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問曰：陽病十八，何謂也？師曰：頭痛，項、腰、脊、臂、腳掣痛。陰病十八，何謂也？師曰：欬、上氣、喘、噦、咽、腸鳴、脹滿、心痛、拘急。五藏病各有十八，合為九十病。人又有六微，微有十八病，合為一百八病。五勞、七傷、六極、婦人三十六病，不在其中。」

52 (漢)張機，《金匱要略》，頁 29。

53 (漢)張機，《金匱要略》，頁 31。

- 8.〈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問曰：病有急當救裏、救表者，何謂也？師曰：病，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體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體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也。」<sup>54</sup>
- 9.〈血痺虛勞病脈證并治第六〉：「問曰：血痺病從何得之？師曰：夫尊榮人骨弱肌膚盛，重困疲勞汗出，臥不時動搖，加被微風，遂得之。但以脈自微澹在寸口，關上小緊，宜鍼引陽氣，令脈和，緊去則愈。」<sup>55</sup>
- 10.〈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脈證并治第七〉：「問曰：熱在上焦者，因欬為肺痿。肺痿之病，何從得之？師曰：或從汗出，或從嘔吐，或從消渴，小便利數，或從便難，又被快藥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
- 11.〈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脈證并治第七〉：「問曰：病欬逆，脈之，何以知此為肺癰？當有膿血，吐之則死，其脈何類？師曰：寸口脈微而數，微則為風，數則為熱；微則汗出，數則惡寒。」<sup>56</sup>
- 12.〈腹滿寒疝宿食病脈證并治第十〉：「問曰：人病有宿食，何以別之？師曰：寸口脈浮而大，按之及澹，尺中亦微而澹，故知有宿食，大承氣湯主之。脈數而滑者實，此有宿食，下之愈，宜大承氣湯。下利不飲食者，有宿食也，下之，宜大承氣湯。」<sup>57</sup>
- 13.〈五臟風寒積聚病脈證并治第十一〉：「問曰：病者積、有聚、有聲氣，何謂也？師曰：積者藏病也，終不移；聚者府病也，發作有時，展轉痛移，為可治；聲氣者，脅下痛，按之則愈，復發為聲氣。諸積大法，脈來細而附骨者，乃積也。寸口積在胸中；微出寸口，積在喉中；關上積在臍傍；上關上，積在心下；微下關，積在少腹。尺中，積在氣衝。脈出左，積在左；脈出右，積在右；脈兩出，積在中央，各以其部處之。」<sup>58</sup>

54 (漢)張機，《金匱要略》，頁31-32。

55 (漢)張機，《金匱要略》，頁58。

56 (漢)張機，《金匱要略》，頁64。

57 (漢)張機，《金匱要略》，頁84。

58 (漢)張機，《金匱要略》，頁90。

- 14.〈痰飲欬嗽病脈證并治第十二〉：「問曰：夫飲有四何謂也？師曰：有痰飲、有懸飲、有溢飲，有支飲。」
- 15.〈痰飲欬嗽病脈證并治第十二〉：「問曰：四飲何以爲異？師曰：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腸間，瀝瀝有聲，謂之痰飲；飲後水流在脅下，欬唾引痛，謂之懸飲；飲水流行，歸於四肢，當汗出而不汗出，身體疼重，謂之溢飲；飲逆倚息，短氣不得臥，其形如腫，謂之支飲。」<sup>59</sup>
- 16.〈水氣病脈證并治第十四〉：「問曰：病者苦水，面目身體四肢皆腫，小便不利，脈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氣上衝咽，狀如炙肉，當微欬喘。審如師言，其脈何類？師曰：寸口脈沉而緊，沉爲水，緊爲寒，沉緊相搏，結在關元，始時當微，年盛不覺。陽衰之後，榮衛相干，陽損陰盛，結寒微動，腎氣上衝，喉咽塞噎，脅下急痛……。」<sup>60</sup>
- 17.〈嘔吐噦下利病脈證并治第十七〉：「問曰：病人脈數，數爲熱，當消數引食，而反吐者何也？師曰：以發其汗，令陽微，膈氣虛，脈乃數。數爲客熱，不能消穀，胃中虛冷故也。脈弦者虛也，胃氣無餘，朝食暮吐，變爲胃反。寒在於上，醫反下之，令脈反弦，故名曰虛。」<sup>61</sup>
- 18.〈跌蹶手指臂腫轉筋陰狐疝蚘蟲病證治第十九〉：「問曰：病腹痛有虫，其脈何以別之？師曰：腹中痛，其脈當沉，若弦，反洪大，故有蚘蟲。」<sup>62</sup>
- 19.〈婦人產後病脈證治第二十一〉：「問曰：新產婦人有三病，一者病瘥，二者病鬱冒，三者大便難，何謂也？師曰：新產血虛，多汗出，喜中風，故令病瘥；亡血復汗，寒多故令鬱冒；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難。產婦鬱冒，其脈微弱，不能食，大便反堅，但頭汗出。所以然者，血虛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以血虛下厥，孤陽上出，故頭汗出。所以產婦喜汗出者，亡陰血虛，陽氣獨盛，故當汗出，陰陽乃復。大便堅，嘔不能食，小柴胡湯主之。」<sup>63</sup>

59 (漢)張機，《金匱要略》，頁 91。

60 (漢)張機，《金匱要略》，頁 107。

61 (漢)張機，《金匱要略》，頁 121。

62 (漢)張機，《金匱要略》，頁 136。

63 (漢)張機，《金匱要略》，頁 144。

- 20.〈婦人雜病脈證并治第二十二〉：「問曰：婦人年五十所，病下利數十日不止，暮即發熱，少腹裏急，腹滿，手掌煩熱，唇口乾燥，何也？師曰：此病屬帶下，何以故？曾經半產，瘀血在少腹不去。何以知之？其證唇口乾燥，故知之，當以溫經湯主之。」<sup>64</sup>
- 21.〈婦人雜病脈證并治第二十二〉：「問曰：婦人病，飲食如故，煩熱不得臥，而反倚息者，何也？師曰：此名轉胞，不得溺也。以胞絲了戾，故致此病。但利小便則愈，宜腎氣丸主之。」<sup>65</sup>

### (七) 小結

綜觀上述各書中，可得出各版本《傷寒論》中使用問答體的內容大致相同，大部分出現在4處：一是〈辨瘧師喝〉篇中的1條條文；二是〈辨太陽病〉篇中的「證象陽旦……」、「有結胸有藏結……」，〈辨太陽病〉篇中的3條條文，此3條條文隨著時代的流變轉變成2條條文；三是〈辨陽明病〉篇中的5條條文；四是〈辨霍亂〉篇中的2條條文。可以見到在《金匱玉函經》中有最完整的11條、唐本《傷寒論》僅中有8條、宋本《傷寒論》因改變了「有結胸有藏結」條文，故僅有10條條文，以及成無己《注解傷寒論》中因延續了元祐本，亦有10條問答體條文。因此在各版本中的問答體，約略在8條到11條問答體內文。而《金匱要略》中的問答體共計2條，問師體共21條，因《傷寒雜病論》於宋代時被拆分為《傷寒論》及《金匱要略》。由此觀之，可知《傷寒雜病論》使用問答體約略在10條到13條，使用問師體共計21條，合計共有31到34條條文使用這種一問一答的方式進行書寫，由此可證明張仲景並非無使用此種體例的習慣，因此楊紹尹及大塚敬結的觀點，並不正確。

事實上，無論是問答體或是問師體，這種一問一答的書寫模式，在先秦兩漢的文獻上多是用來闡明道理，是一種特殊的文獻體裁，稱之為「語」，<sup>66</sup>如《周禮·大司樂》言：「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鄭玄注：「興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讀曰導、言古以剗今也，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

64 (漢)張機，《金匱要略》，頁151。

65 (漢)張機，《金匱要略》，頁154。

66 金仕起，《中國古代的醫學學史與政治：以醫史文本為中心的一個分析》(臺北：政大出版社，2010)，頁16-18。

答述曰語。」此種以「語」的形式寫成的說理散文，被稱為「語錄體」，是說理散文的雛形與啓蒙，後世又將「語錄體」稱之為「對問體」或是「問對體」，<sup>67</sup>以《論語》為最早，在當時雖然僅是由孔子的門徒記下來的一種語錄，屬於一種較為簡約的語錄，然而在中國的哲理散文史上，是具有重要的意義的。<sup>68</sup>在中國思想哲學的開始，「語錄體」還只是簡單紀錄兩人間的對答，還未出現有後期如《孟子》、《莊子》或《韓非子》等書籍中較為宏偉的論辯文體的出現，但單就以平鋪直敘的文字，便足以表達他們的思想，<sup>69</sup>並直接影響了先秦說理散文的體制，因其形象雋永的語言，言近旨遠、詞約義豐的說理，使《論語》逐漸形成先秦說理文的主要型態，而《老子》則以韻文為主，韻散結合的形式，則成為了先秦說理散文的另一種型態。<sup>70</sup>

先秦確立了說理散文的體制，到後期雖衍生出如《韓非子》等以專論體形式寫成的說理文，但後世仍不乏仿效語錄體的方式進行書寫，以問答的方式進行辯論，在說理議論的散文上亦不乏其例。<sup>71</sup>在近代出土的戰國文獻中，亦多見以「語」的體制與形質寫成的文章，如《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即有多篇問答或勸諫之文獻，像《上博五》之〈鮑叔牙與隰朋之諫〉、〈季庚子問孔子〉，《上博六》之〈孔子見季桓子〉、〈平王問鄭壽〉等，均屬一問一答之對話型式，皆具有「語」之體式與性質。<sup>72</sup>在醫書中也多可見到用此種形式的寫法，來闡明醫學道理，如《素問·湯液醪醴論》中提到：

67 古人論文，相當重視文體的分類，因此有《文心雕龍》詳列文體，而臺大出版中心於2016年出版的《文體序說三種》一書中，在書中收錄了明·吳訥的《文章辨體序說》、明徐師曾的《文體明辨序說》以及明陳懋仁的《文章緣起注》等3書來講解各種文體，根據《文體序說三種》頁57收錄的《文章辨體序說·問對》中提到「問對體者，載昔人一時間答之辭，或設客難以著其意者也」；頁157中收錄的《文體明辨序說·問對》中提到「按問對者，古人假設之詞，……古者君臣朋友口相問對，其詞詳見於《左傳》、《史》、《漢》諸書。」；頁231收錄的《文章緣起注》中提到「蓋問對者，載主客之辭，以著其意者也。」從上述的內容中可以發現，此一種文體又可稱為「對問體」或「問對體」，為作者用來闡明道理的一種文章體裁。

68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臺北：莊嚴出版社，1991），頁76。

69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頁78。此外，在袁行霈、聶石樵、李炳海等人出版的《中國文學史》頁95提到：「作為說理散文，《論語》還很幼稚，不過先秦散文的一些文體特徵，在《論語》中已有萌芽，語錄體是《論語》的基本特徵。」因此可以知道，《論語》在先秦說理散文的發展，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70 袁行霈、聶石樵、李炳海，《中國文學史》，頁95-97。

71 袁行霈、聶石樵、李炳海，《中國文學史》，頁106。

72 李隆獻，〈先秦敘史文獻「敘事」與「體式」隅論——以晉「樂氏之滅」為例〉，《臺大文史哲報》，80期（2014.5），頁35。

黃帝問曰：爲五穀湯液及醪醴，奈何。岐伯對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堅。<sup>73</sup>

在《素問·熱論》中也提到：

黃帝問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間，其愈皆以十日以上者，何也。不知其解，願聞其故。岐伯對曰：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其脈連於風府，故爲諸陽主氣也。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熱雖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sup>74</sup>

在《靈樞·口問》中又提到：

黃帝閒居，辟左右而問於岐伯曰：余已聞九鍼之經，論陰陽逆順，六經已畢，願得口問。岐伯避席再拜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口傳也。黃帝曰：願聞口傳。岐伯答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敗，經絡厥絕，脈道不通，陰陽相逆，衛氣稽留，經脈虛空，血氣不次，乃失其常。論不在經者，請道其方。<sup>75</sup>

從這一段內文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作者托黃帝與岐伯的名字，透過一問一答的方式，將醫理寓於其中，並透過生動的描述，如「辟左右而問」、「避席再拜」等字句，讓讀者彷彿真的見到有此二人的問答。在《難經》中亦常見到用此種書寫形式的字句，然而《難經》在寫法上，已逐漸形成較爲條列式的寫法，而不再以生動的寫法，來描述二人的互動。如《難經·第二難》提到：

脈有尺寸，何謂也？然：尺寸者，脈之大要會也。從關至尺是尺內，陰之所治也；從關至魚際是寸內，陽之所治也。故分寸爲尺，分尺爲寸。故陰得尺內一寸，陽得寸內九分，尺寸終始一寸九分，故曰尺寸也。<sup>76</sup>

可以見到《難經》在此處是以「何謂也」以及「然」的語句，來代替「問曰」以及「答曰」，然而基本上使用問答體來闡明醫理的寫法仍未改變。從先秦兩漢時期

73 (唐)王冰著，(宋)林億等新校正，范登脈校注，《新刊黃內經素問》(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2017，據元讀書堂本影印)，頁131。

74 (唐)王冰著，(宋)林億等新校正，范登脈校注，《新刊黃內經素問》，頁283。

75 (唐)王冰著，(宋)林億等新校正，范登脈校注，《新刊黃內經素問》，頁284。

76 (元)滑壽，《難經本義》(臺北：文光出版社，1984)，頁3-4。

的說理散文，習慣以問答體來進行書寫的觀點來看，同時期的醫書仍遵照此種方式進行書寫。<sup>77</sup>

在上述各版本的《傷寒雜病論》中，可以見到張仲景使用此種一問一答的對話形式，有問答體 10 到 13 條，問師體 20 條，共計 30 到 33 條條文中，僅 5 條有提到使用何種藥方來進行治療，分別為「甘草乾薑湯—芍藥甘草湯—承氣湯」、「大承氣湯」、「溫經湯」、「腎氣丸」以及「王不留行散」，其餘 28 條皆是透過問對的體裁說明醫理，此種作法與秦漢間的說理散文形式相同，考量到張仲景撰寫《傷寒雜病論》時為東漢年間，以此種方式書寫確實與當時的習慣相符。

### 三、王叔和書寫習慣的考證

#### (一)、王叔和書寫習慣——以「駢文體」為例

上一節提到，先秦兩漢間在書寫說理散文時，習慣使用問對體來進行書寫，然而王叔和的生活年代從東漢建安十五年到西晉太康元年（210-280），此一時期文章書寫風格隨著戰亂而改變，在中國文學史上有一定的代表意義。一般將此一時代稱為六朝文學或是魏晉南北朝文學，<sup>78</sup>此一時期的新變化可歸類成三點，一是文學創作趨於個性化、二是玄學的興起與佛教的傳入，為文學創作上帶來新的養

77 根據馬繼興在《中醫文獻學》頁 68 中提到「關於《黃帝內經》十八卷，最早既知記載起源於西漢時期的《七略》一書」；頁 102 中雖然對《難經》的起源時期無法清楚定義，但最早的古注本為三國時代呂廣的《黃帝眾難經》，因此用以推斷《難經》成書的時間，可能可以推斷至東漢。而《內經》、《難經》二書多以問答體進行書寫，又以《難經》幾乎全書共計 81 條條文皆以問對體進行書寫。在金仕起的《中國古代的醫學、醫史與政治——以醫史文本為中心的一個分析》頁 69-70 中提到「古代醫經的問對體裁以及「依託」問題提出幾點初步觀察：一、古代醫學文本的問對體裁具有引發討論、啓發憤排、表達知識，及申述主張的功能，不過這類書寫方式並非醫學文本所獨具，而是常見於戰國秦漢事語文獻，諸子著述的共通特色；二、「依託」原指書題之人、書的內容與時代自相抵牾的一類古籍，及其所反映的著述行爲；三、「依託」是古代醫經文本的重要形式，其所「依託」的對象，有出於歷史人物，有出於傳說者，但大體是以帝王與臣僚、客卿關係為表，而以師、弟子關係其裡的對話形式呈現」。從上述的這段文中可以知道，這樣的形式在先秦兩漢的醫學古籍書寫風氣十分盛行。

78 根據袁行霈、聶石樵、李炳海等人在《中國文學史》的第二卷第六節的定義「魏晉南北朝文學是從漢末建安年（196）開始的……。關於魏晉南北朝的終結，當然應以隋文帝統一中國（589）作為標誌，從公元 196 年到 589 年，魏晉南北朝文學共經歷了 394 年」，而根據鐘濤在 1996 年由東方出版社出版的《六朝駢文形式及其文化意涵》頁 12 中的定義「所謂的六朝駢文，包括了從魏晉之際至隋南北兩方的創作，……之所以不採用魏晉南北朝而用六朝，不完全是為了行文的簡潔，更重要的是『六朝』一詞，在文學史上，不僅是一個時間概念，而且還標誌著一種獨特的風格」。

分，三是語言形式的優美以及其文學上的應用。<sup>79</sup>此三點都為當時的文學帶來的新的變化。鐘濤在《六朝駢文形式及其文化意涵》一書中寫道：「不同於曹操的質樸文風，與傳統散文有質的差別的駢文，於西晉時期終於初步形成。」<sup>80</sup>而袁行霈等人在《中國文化史》中也提到：「一種詩化的散文，即駢文的興盛，成為了這個時期重要的文學現象，中國文學增添了一種新的、抒情性很強的、可以充分發揮漢語語言形式美的文體。」<sup>81</sup>

然而駢文的初始並非如今日所見，反而是較為粗糙的，因受曹操、曹植等人的影響，此時文學屬於較為簡樸，敘述方式不以文辭藻麗。然而進入了西晉太康（280）後，文壇逐漸興盛，此一時期的文學，稱之為太康文學。太康文人普遍擁有偏重於修煉辭藻，並形成較為華麗風氣的趨向。<sup>82</sup>鐘濤認為初步較為成形的華麗駢文始於陸機（261-303），<sup>83</sup>劉大杰即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引用了清代沈德潛《古詩源注》中批評陸機的內容：

然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筆又不足以舉之，遂開出駢偶一家。西京以來，空靈矯健之氣不復存矣。降自梁陳，專工對仗，邊幅復狹，令閱者白日欲寐，未必非士衡為之濫觴也。<sup>84</sup>

此段文句說明了陸機對於當時以及日後文壇的影響。至於王叔和生活的時代，在晉代皇甫謐（251-283）《針灸甲乙經序》中提到：「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選論甚精，指事施用。」<sup>85</sup>可知王叔和成名時期較皇甫謐早，且年代離皇甫謐不遠，故採用「近代」一詞來形容王叔和。根據錢超塵的考據，王叔和應從西元 220 年以後的北魏時期開始擔任太醫令，<sup>86</sup>就卒年（280）上來看，直到西晉時期應仍為太醫令，故又相沿稱之為西晉太醫令。<sup>87</sup>因此王叔和在書寫文章上，有可能受到當時這種文體駢化的影響，捨棄使用問答體的方式說理，而改用駢文體的方式進行

79 袁行霈、聶石樵、李炳海，《中國文學史》，卷二，頁 18。

80 鐘濤，《六朝駢文形式及其文化意涵》（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頁 57。

81 袁行霈、聶石樵、李炳海，《中國文學史》，卷二，頁 18。

82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頁 248。

83 鐘濤，《六朝駢文形式及其文化意涵》，頁 57。

84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頁 269。

85 段逸山，《醫古文·甲乙經序》（臺北：知音出版社，2003），頁 229。

86 錢超塵，《傷寒論通考》（北京：學苑出版社，1993），頁 51。

87（晉）王叔和著，竹劍平點評，《脈經》（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20），頁 1。

文章的書寫，因此本研究擬從《脈經》的內容進行分析，查看王叔和在書寫習慣上，是否有受駢化的影響，進而找出王叔和書寫的習慣。然而《脈經》一書中引用了相當多本古醫書的內容，包括《黃帝內經》、《難經》、《鍼經》、《張仲景方》等書籍，因此須先將引用的文字進行刪除，剩下的內容則應當為王叔和所寫，並從中找尋條文書寫的規律，嘗試得到王叔和的書寫習慣。

《脈經》一書在撰成之後，在北宋分成不同傳本，經校正醫書局林億等人校正後，於北宋熙寧元年（1068）刊行大字本，後又於紹盛三年（1096）刊行小字本，早期刊行的傳本皆以亡佚，現以嘉定十年（1217）刊行的何大任本，又稱之為何本，以及由龍興路醫學教授謝繹翁重刊本，又稱之為龍本。<sup>88</sup> 本研究使用的底本為2010年由嚴石林、李正華等人輯注，凡異出版社出版的《脈經》，本書中雖無明確指明所使用的版本為何，然從全書最後新增的〈王氏脈經後序〉一篇中，內文有「嘉定丁丑年五月十五日，濠樑何大任後序」<sup>89</sup>等17字，可知此處使用的版本為何大任本《脈經》。此外，再參考2020年由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出版，盛增秀、竹劍平點評的《脈經》一書，這本書以龍興路醫學本作為底本，<sup>90</sup>其優勢在於考據了《脈經》各章節條文引自何處、出於何書，透過此書，可將未引用任何書籍的條文進一步列出，並從中查找王叔和的書寫風格。

此外，根據楊紹尹<sup>91</sup>、章太炎<sup>92</sup>等人的考據，〈傷寒例〉一篇應當為王叔和所著，由明代趙開美復刻宋本《傷寒論·傷寒例》言：

傷寒之病，逐日淺深，以施方治。今世人傷寒，或始不早治，或治不對病，或日數久淹，困乃告醫。醫人又不依次第而治之，則不中病。皆宜臨時消息制方，無不效也。今搜採仲景舊論，錄其證候、診脈、聲色，對病真方有神驗者，擬防世急也。又土地溫涼，高下不同，物性剛柔，食居亦異。是黃帝興四方之問，岐伯舉四治之能，以訓後賢，開其未悟者，臨病之工，宜須兩審也。<sup>93</sup>

88 錢超塵、鄭豐傑主編，《六朝古本傷寒論》，頁3-4。

89（晉）王叔和著，嚴石林、李正華輯注，《脈經》（新竹：凡異出版社，2010），頁752-753。

90（晉）王叔和著，竹劍平點校，《脈經》，頁3。

91 楊紹尹，《湯液經鈎考》，頁13。

92 錢超塵，《俞曲園章太炎論中醫》，頁239。

93（漢）張機著，（明）趙開美校刻，錢超塵校注，《宋本《傷寒論》》，頁34。

可知道，〈傷寒例〉一篇，因為文中提到「搜採仲景舊論」一句，因此可知本篇不應當為張仲景所寫，而由他人所增。而在東晉陳延之（454-473）的《小品方·卷第六》中提到：

王叔和曰：傷寒之病，逐日淺深，以施方治。今世人得傷寒，或始不早治，或治不對病，或日數久淹，因乃告醫。醫又不知，次第而治之，則不中病，皆以臨時消息制方，無不效也。今搜採仲景舊論，錄其證候，診脈聲色，對病真方有神驗者，擬防世急也。又土地高下，韓溫不同；物性高剛柔，餐居亦異。事故黃帝興四方之間，岐伯舉四治之能，以訓後賢，開其未誤，臨病之工，宜須兩審也。<sup>94</sup>

在唐代王燾的《外臺秘要方第一卷》（752）中亦有相同的記載：

王叔和曰：傷寒之病，逐日淺深，以施方治。今世人得傷寒，或始不早治，或治不對病，或日數久淹，因乃告醫。醫又不知，次第而治之，則不中病，皆以臨時消息制方，無不效也。今搜採仲景舊論，錄其證候，診脈聲色，對病真方有神驗者，擬防世急也，又土地溫涼，高下不同，物性剛柔，餐居亦異。是黃帝興四方之間，岐伯舉四治之能，以訓後賢，開其未悟者，臨病之工，宜須兩審也。小品千金同。<sup>95</sup>

從王燾在後方寫上小注「小品千金同」，由此可以知道從東晉的陳延之（生卒年不詳）、<sup>96</sup> 唐代的孫思邈、王燾（670-755）等人，皆認為此篇為王叔和所寫成，故皆在此段的前方寫上「王叔和曰」，從上述的結果可推知〈傷寒例〉一篇由王叔和所寫成，應當無誤。因此透過從《脈經》中所歸納出來的王叔和書寫習慣，對〈傷寒例〉進行比較，查看相同的規律，是否依然出現在〈傷寒例〉中，便可由此證明從《脈經》中歸納出來的結果，確實為王叔和所習慣的文章寫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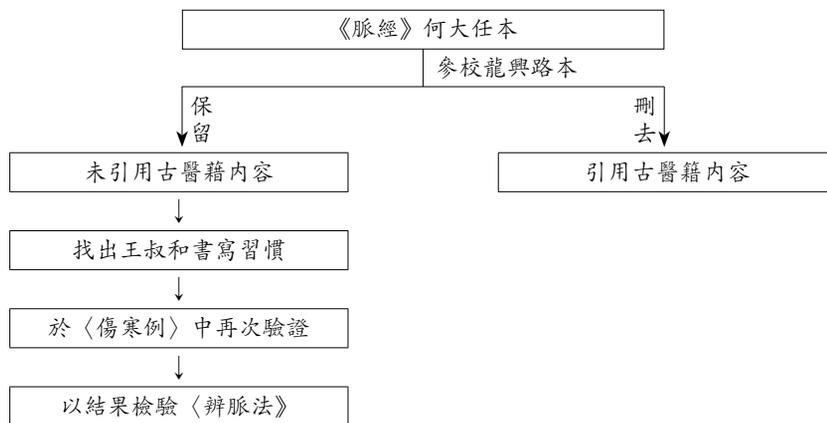
最後再將從《脈經》以及〈傷寒例〉中歸納出來的王叔和書寫習慣，對〈辨脈法〉一篇進行檢視，查看相同的規律是否呈現在〈辨脈法〉一篇中，便可得知〈辨脈法〉是否由王叔和所寫成，其流程見表二。

94（晉）陳延之著，高文鑄輯校，《小品方》（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5），頁109。

95（唐）王燾，《外臺秘要》（臺北：文光出版社，1975），頁57。

96 陳延之生卒年不詳，只能從《小品方》的成書年代進行推算，根據高文鑄輯校的《小品方》頁264中，對其成書年代進行考據，認為成書年代上限應為454年，年代下限應為499年，按此推算，陳延之當為南朝宋（420-479）至齊（479-502）間人。

表二 查找王叔和書寫習慣流程圖



根據林億、高保衡、孫奇等人在《校定脈經·序》提到：

蓋其為書，一本《黃帝內經》，間有疏略未盡處，而有輔以扁鵲、仲景、元化之法。自余奇怪異端不經之說，一切不取。不如何以歷數千百年而傳用無毫髮之失乎。<sup>97</sup>

以及王叔和在《脈經·序》中提到：

今撰集岐伯以來，逮於華佗，經論要訣，合為十卷。百病根原，各以類例相從，聲色證候，靡不該備。其王、阮、傅、戴、吳、葛、呂、張，所傳異同，咸悉載錄。誠能留心研窮，究其微蹟，則可以比蹤古賢，代無天橫矣。<sup>98</sup>

從上述記載中，可知王叔和在書寫《脈經》時主要引用的書籍為《黃帝內經》，其中有闕漏的地方，則引用其他醫家的學說來幫助說明，因此在查找王叔和書寫習慣之前，必須先將王叔和引用其他書籍的內容找出並將其刪去，王叔和在《脈經》一書中引用其他醫籍的方式，共計有四種形式：一是直接寫於標題，如「扁鵲脈法第三」<sup>99</sup>、「張仲景論脈第一」<sup>100</sup>；二是書寫於該篇之後，如《脈經卷·

97 (晉) 王叔和著，嚴石林、李正華輯注，《脈經》，頁 2。

98 (晉) 王叔和著，嚴石林、李正華輯注，《脈經》，頁 7。

99 (晉) 王叔和著，嚴石林、李正華輯注，《脈經》，頁 281。

100 (晉) 王叔和著，嚴石林、李正華輯注，《脈經》，頁 269。

第三》中〈肝膽部第一〉篇章之後，注有「右《素問》、《針經》、張仲景」<sup>101</sup>等字句，說明本篇內容出於此三書，或是〈脾胃部第三〉篇章後方，注有「右四時經」，則表示此篇文章是出於古代醫籍《四時經》；三是直接寫出某書云或人曰，如〈兩手六脈所主五臟六腑陰陽逆順第七〉中提到「《脈法贊》云：肝心出左，脾肺出右……」<sup>102</sup>，以及〈扁鵲診諸反逆死脈要訣第五〉中提到「扁鵲曰：夫相死脈之氣，如群鳥之聚……」<sup>103</sup>；四是直接引用該書的內文，但未提及書名，如〈腎膀胱部第五〉中寫道「黃帝問曰：冬脈如營，何如而營？岐伯對曰：冬脈腎也……」<sup>104</sup>，此一段引文出於《素問·玉機真藏論篇第十九》中的一小段文章以及〈持脈輕重法第六〉「脈有輕重，何謂也？然：初持脈如三菽之重……」<sup>105</sup>，後一小段則是出於《難經·第五難》，引用《難經》的方法，在〈辨臟腑病脈陰陽大法第八〉、〈辨脈陰陽大法第九〉以及〈平虛實第十〉等篇章中皆有。此外，根據何大任本《脈經·卷七》的尾端清楚載明「治傷寒形證所宜進退晉王叔和集仲景評病要論」<sup>106</sup>等二十個字，可知《脈經》中的第七卷為王叔和統整張仲景的書籍內容後，摘抄而成的，並非王叔和新作；以及根據竹劍平在龍興路醫學本中的考據，《脈經》中的第八卷以及第九卷，雖有部分條文無法得知引用於何書，但大部分的內容，則多是與《金匱要略》的內容相符，因此推斷第八卷以及第九卷應當不為王叔和所著。扣除掉上述內容後可以得到王叔和親作的內容，見表三。

表三 王叔和在《脈經》中未引用古醫藉的篇章

卷名	篇 名
卷一	〈脈形狀指下祕訣第一〉、〈平脈視人大小長短男女逆順法第五〉、〈平人得病所起第十四〉
卷二	〈平三關陰陽二十四氣脈第一〉、〈平人迎神門氣口前後脈第二〉、〈平三關病候并治宜第三〉
卷四	〈辨三部九候脈證第一〉部分內容、〈診五臟六腑氣絕證候第三〉、〈診四時相反脈證第四〉、〈診脈動止投數疏數死期年月第六〉、〈診百病死生訣第七〉、〈診三部脈虛實決死生第八〉

101 (晉) 王叔和著，嚴石林、李正華輯注，《脈經》，頁 134。

102 (晉) 王叔和著，嚴石林、李正華輯注，《脈經》，頁 35。

103 (晉) 王叔和著，嚴石林、李正華輯注，《脈經》，頁 299。

104 (晉) 王叔和著，嚴石林、李正華輯注，《脈經》，頁 174。

105 (晉) 王叔和著，嚴石林、李正華輯注，《脈經》，頁 33。

106 (晉) 王叔和著，嚴石林、李正華輯注，《脈經》，頁 556。此段文字與錢超塵在《六朝古本傷寒論》頁 86 引用之《日本東洋善本醫學藏書·影宋本《脈經》》的內容完全一致，但在竹劍平引用的龍興路醫學本《脈經》裡卻無此一文句，由此可說明何大任本較龍興路醫學本較為貼近宋本的原貌。

卷九	〈平婦人病生死證第八〉、〈平小兒雜病證第九〉
卷十	〈手檢圖二十一部〉

考察上述諸篇後得到王叔和書寫文章後，發現王叔和在書寫文章時有三種習慣方法：一是首字同字條文並列，二是條文之間對偶工整，三是喜好延著順序書寫。考量到王叔和生活時代為駢文體逐漸興起的時代，這樣的書寫習慣，符合當時的文章書寫特色。<sup>107</sup>此外，考察上述諸篇後，並沒有發現用問答體或是問師體的文章寫法，也就是說，王叔和並不善於使用這樣的寫法，因此就「問師體或問答體是由王叔和所增補加入」的說法，顯然並不正確。以下就歸納後的三種王叔和書寫習慣特色，進行解釋，並舉例加以說明。

王叔和在書寫文章時，喜歡將文字相同的條文排列在一起，除了條文首字以外，有時連第二個字，甚至第三個字也要相同，此種寫法與張仲景完全不同，例如在卷第四中〈診三部脈虛實決死生第八〉中可見到：

- 三部脈調而和者生。三部脈廢者死。
- 三部脈虛，其人長病得之死，虛而濇……。
- 三部脈實而大，長病得之死，實而滑……。
- 三部脈強，非稱其人病，便死。
- 三部脈羸，非其人得之死。
- 三部脈粗，長病得之死，卒病得之生。
- 三部脈細而軟，長病得之生，細而數亦生，微而緊亦生。
- 三部脈大而數，長病得之生，卒病得之死。
- 三部脈微而伏，長病得之死。
- 三部脈軟，長病得之，不治自愈，治之死，卒病得之生。
- 三部脈浮而結，長病得之死，浮而滑……。
- 三部脈芤，長病得之生，卒病得之死。

107 先秦兩漢問對體裁以及「依託」風氣對於魏晉南北朝的醫書來說，可能並不盛行，從《脈經》中無引用古醫籍的內容來看，並沒有相當大量的問答體，其他年代靠近的古醫籍如：皇甫謐的《黃帝針灸甲乙經》（約成書於256-282年）、葛洪（283-363）的《抱朴子》以及陳延之的《小品方》（約撰於454-473年）等書籍中，除了引述其他古醫籍以外，其餘內容並不使用問答體，因此可以了解到，先秦兩漢問對體裁文章的風氣，並沒有在魏晉南北朝之後延續下去。

三部脈弦而數，長病得之生，卒病得之死。  
三部脈革，長病得之死，卒病得之生。  
三部脈堅而數如銀釵股，蠱毒病必死，數而軟，蠱毒病得之生。  
三部脈澀澀如羹上肥，長病得之死，卒病得之生。  
三部脈連連如蜘蛛絲，長病得之死，卒病得之生。  
三部脈如霹靂，長病得之死，三十日死。  
三部脈如弓弦，長病得之死。  
三部脈累累如貫珠，長病得之死。  
三部脈如水淹然流，長病不治自愈，治之反死。  
三部脈如屋漏，長病十日死。  
三部脈如雀啄長病七日死。  
三部脈如釜中湯沸，朝得暮死，夜半得，日中死，日中得，夜半死。  
三部脈急，切腹間病、及婉轉腹痛針上下差。<sup>108</sup>

可以發現此一篇中共有 25 條條文，全部皆以「三部脈」做為句子的開頭寫成。又在〈辨三部九候脈症第一〉中可以見到相同的規律，此一篇根據竹劍平的考據，部分內容來自於《素問·三部九候論》、<sup>109</sup>《靈樞·論疾診尺篇》、<sup>110</sup>《難經·八難》、《難經·十四難》，<sup>111</sup> 以及《傷寒論·辨不可下病脈症並治》<sup>112</sup> 等篇章，從「諸浮諸沉，諸滑諸澀」以後為王叔和親寫，部分內容如下：

寸口脈澀澀如羹上肥，陽氣微，連連如蜘蛛絲，陰氣衰。  
寸口脈偏絕則臂偏不遂，其人兩手俱絕者不可治……  
關上脈浮而大，風在胃中，張口肩息，心下澹澹，食欲嘔。  
關上脈微浮，積熱在胃中，嘔吐蚘蟲，心健忘。  
關上脈滑而小大不勻，是為病方欲進……。  
關上脈澀而堅，大而實，按之不減，有力……。  
關上脈襜襜大，而尺寸細者，其人必心腹冷積，癥瘕結聚，欲熱飲食。

108 (晉) 王叔和著，嚴石林、李正華輯注，《脈經》，頁 262-265。

109 (晉) 王叔和著，竹劍平點校，《脈經》，頁 77-79；81。

110 (晉) 王叔和著，竹劍平點校，《脈經》，頁 83-84。

111 (晉) 王叔和著，竹劍平點校，《脈經》，頁 80。

112 (晉) 王叔和著，竹劍平點校，《脈經》，頁 82。

關上脈時來時去，乍大乍小，乍疎乍數者……。

尺脈細微，溘泄下冷利。

尺脈弱寸強，胃絡脈傷。

尺脈虛小者，足脛寒，痿痺，腳疼。尺脈澀，下血下利多汗。

尺脈滑而疾，為血虛。

尺脈沈而滑者，寸白蟲。

尺脈細而急者，筋攣痺不能行。

尺脈麤常熱者，謂之熱中，腰膝疼，小便赤熱。

尺脈偏滑疾，面赤如醉，外熱則病。<sup>113</sup>

從內文中可以見到，王叔和在書寫上，有刻意將字首同字的條文排列在一起的習慣。事實上，在表三中的各篇內容中，常見到這種排列方法，因此將此一排列方法視為王叔和的書寫習慣。

## (二) 王叔和書寫習慣——以「條文之間對偶工整」為例

根據鐘濤在《六朝駢文形式及其文化意涵》一書中，提到「駢文形式正是漢字特點運用在文學上的典型代表」並舉出兩個特點來進行說明，分別是「單字單音使駢文的整齊對偶變成可能」以及「一義多字為駢文的對偶與藻繪提供了條件」，用以解釋漢字的單音單詞以及一義多字，增加了駢文中對偶的可看性。<sup>114</sup>從上述的形容可以看出，對偶對於駢文形式的文章中的重要性，而且通過漢字一義多字以及陰陽二元論的書寫方式，<sup>115</sup>形成相當工整且整齊的文字方塊。而王叔和在《脈經》中書寫時，條文之間的對偶也相當的工整，符合陰陽二元論以及漢字一義多字的特徵，例如在〈診百病死生訣第七〉中提到：

診傷寒熱盛，脈浮大者生；沉小者死。

傷寒已得汗，脈沉小者生；浮大者死。<sup>116</sup>

113 (晉)王叔和著，竹劍平點校：《脈經》，頁 85-86。

114 鐘濤，《六朝駢文形式及其文化意涵》，頁 13-18。

115 根據鐘濤在《六朝駢文形式及其文化意涵》頁 25 中提到「駢文之偶，源於一陰一陽的天地之道，兩兩相對，是造化所賦，這就是古人對於『駢』之所以產生的終極解釋」，以及「駢文的對句，駢文形式中最突出的特徵當然是自始至終的對仗，這種結構相同的平行對稱句式，與所謂太極生兩儀，即是把萬物分成陰陽兩半，在觀念上極為相似，是不言而喻的。」一段來看，對偶的形式在一正一反的對立，卻又相輔相成是非常重要的。

116 (晉)王叔和著，竹劍平點校，《脈經》，頁 243。

從此一小段內容中可見，文章中分成三個文字塊，用「診傷寒熱盛」表示傷寒病正在發生中，對上「傷寒已得汗」代表傷寒病已透過藥物治療，展現治療傷寒病的前與後。再透過脈的「浮大」對上「沉小」，以及「生」與「死」，完整地表達駢文形式的陰陽二元論。相同的例子在《脈經》內容中相當常見，如在〈手檢圖二十一部中〉有提到：

中央直前者，手少陰也，動，苦心痛……。

中央直中者，手心主也，動，苦心疼……。<sup>117</sup>

從這一段內文中，從「少陰」與「心主」以及「疼」與「痛」的使用上可以看出，透過相同意義的字詞的轉換，展現出漢字一義多字的特徵。在〈平人迎神門氣口前後脈第二〉中的內容也寫道：

心實：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陰實者，手厥陰經也，……。

心虛：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陰虛者，手厥陰經也，……。

小腸實：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陽實者，手太陽經也，……。

小腸虛：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陽虛者，手太陽經也，……。

心小腸俱實：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陰陽俱實者，手少陰與太陽經俱實也，……。

心小腸俱虛：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陰陽俱虛者，手少陰與太陽經俱虛也，……。<sup>118</sup>

可再次見到王叔和在寫作上，相當強調對稱性，條文之間除了「虛」與「實」作為對偶的寫法以外，其餘的文字幾乎完全相同，此種狀況在《脈經》非引用其他書籍的內容裡相當常見，因此可以了解到，此一寫法為王叔和書寫的習慣。

### （三）王叔和書寫習慣——以「喜好延續順序書寫」為例

最後，王叔和在書寫上，有喜好延續順序書寫的習慣，所謂的順序，是指包含數字、時令、天干、地支、五行，以及術數等具有順序意義的文字，王叔和有固定沿著其順序方向書寫的習慣，例如〈診脈動止投數疏數死期年月第六〉中提到：

117（晉）王叔和著，竹劍平點校，《脈經》，頁 735。

118（晉）王叔和著，竹劍平點校，《脈經》，頁 82-84。

脈來五十投而不止者，五臟皆受氣，即無病。  
 脈來四十投而一止者，一臟無氣，卻後四歲春草生而死。  
 脈來三十投而一止者，二臟無氣，卻後三歲麥熟而死。  
 脈來二十投而一止者，三臟無氣，卻後二歲桑椹赤而死。  
 脈來十投而一止者，四臟無氣，歲中死。  
 脈來五動而一止者，五臟無氣，卻後五日而死。<sup>119</sup>

從這段內容中，可以了解王叔和在三個部分沿著數字的順序書寫：一是沿著脈來跳動「五十」到「五」的順序書寫；二是若將「五臟皆受氣」看成「無臟無氣」，則可以看到王叔和沿著「無」到「五」的方式書寫；三是沿著「四歲」到「五日」而死的書寫方式。還有，在〈診五臟六腑氣絕證候第三〉中也可以見到：

病人肝絕，八日死。何以知之……。  
 病人膽絕，七日死。何以知之……。  
 病人筋絕，九日死。何以知之……。  
 病人心絕，一日死。何以知之……。  
 病人腸（一云小腸），六日死。何以知之……。  
 病人脾絕，十二日死。何以知之……。  
 病人胃絕，五日死。何以知之……。  
 病人肉絕，六日死。何以知之……。  
 病人肺絕，三日死。何以知之……。  
 病人大腸絕，不治。何以知之……。  
 病人腎絕，四日死。何以知之……。  
 病人骨絕，齒黃落，十日死。<sup>120</sup>

王叔和依著《黃帝內經》中的五臟六腑方式書寫：此處的「肝」為臟，「膽」為腑，肝主「筋」；「心」為臟，「(小)腸」為腑；「脾」為臟，「胃」為腑，脾主「肉」；「肺」為臟，「大腸」為腑；「腎」為臟，腎主「骨」。此段文字顯現王叔和依照臟腑的五行相生的規律書寫。因為在多篇篇章的內容中，常可以見到王叔和使用此種書寫方式，因此將此種書寫方式視為王叔和的書寫習慣。

119 (晉)王叔和著，竹劍平點校，《脈經》，頁240。

120 (晉)王叔和著，竹劍平點校，《脈經》，頁217。

#### (四) 王叔和書寫習慣——以原文「問曰／答曰」改為「問曰／師曰」為例

除了上述三種書寫習慣以外，王叔和在《脈經》中大量引用《傷寒雜病論》的內容，從這些引用的內容中可以發現一個特殊情況，若出現在《傷寒雜病論》正文中部分寫有「問曰……，答曰……」的條文，王叔和收錄進《脈經》則改成「問曰……，師曰……」，例如在宋本《傷寒論·辨霍亂病形證治第十一》裡寫到：

問曰：病有霍亂者何？答曰：嘔吐而利，名曰霍亂。

問曰：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者，此屬何病？答曰：此名霍亂，霍亂自吐下，又利止，復更發熱。<sup>121</sup>

相同的條文，王叔和收錄進《脈經·卷八·平霍亂轉筋證第四》後則改為：

問曰：病有霍亂者何。師曰：嘔吐而利，此為霍亂。

問曰：病者發熱，頭痛，身體疼，惡寒，而復吐利，當屬何病？師曰：當為霍亂，霍亂吐利止，而復發熱也。<sup>122</sup>

更有原本在《傷寒雜病論》中的固有條文，被王叔和收錄進《脈經》時直接冠以「師曰」二字，例如宋本《傷寒論·辨厥陰病脈證并治》提到：

厥陰之為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則吐蚘，下之利不止。<sup>123</sup>

相同的條文在《脈經·卷八·平消渴小便利淋脈證第七》中則改為：

師曰：厥陰之為病，消渴，氣上衝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即吐，下之不肯止。<sup>124</sup>

由上述內容中可以推斷，王叔和應是私淑於張仲景，因此在相同的條文上，使用「師曰」二字代表張仲景的醫學觀點，即《傷寒雜病論》中原有的內容。若依照此一觀點可發現在《脈經·卷一·診病將瘥難已脈第十五》中提到「問曰：假令病患欲瘥，脈而知愈，何以別之？師曰：寸關尺，大小、遲疾、浮沉同

121 (漢)張機著，(明)趙開美校刻，錢超塵校注，《宋本《傷寒論》》，頁341。

122 (晉)王叔和著，竹劍平點校，《脈經》，頁573。

123 (漢)張機著，(明)趙開美校刻，錢超塵校注，《宋本《傷寒論》》，頁336。

124 (晉)王叔和著，竹劍平點校，《脈經》，頁584。

等……。」<sup>125</sup>與〈辨脈法〉中的「問曰：脈病欲知愈未愈者，何以別之？答曰：寸口、關上、尺中三處，大小、浮沉、遲數同等……。」<sup>126</sup>兩段文句呈現相同的規律，由此可以推斷此一條文應該為《傷寒雜病論》中的原有內容。然而呈現相同規律的條文並不多，因此不將此一寫法列入王叔和的常態書寫習慣。

綜合上述觀點來看，「喜好同字條文並列」、「條文之間對偶工整」、「喜好延著順序書寫」為王叔和在書寫文章時的特殊習慣，考量到王叔和生活時代為駢文逐漸興盛的時代，當時的文章具有華麗的辭藻以及對稱性的文字排列，因此王叔和會有這樣的書寫習慣並不奇怪。用上述的三個規律來檢視〈傷寒例〉後，扣除掉篇中開頭一大段引用《陰陽大論》以及《黃帝內經》的內容後，也就是從「臨病之工，宜須兩審也」之後來觀看〈傷寒例〉中的內文：

- 尺寸俱浮者，太陽受病也，當一二日發。以其脈上連風府……。
- 尺寸俱長者，陽明受病也，當二三日發。以其脈俠鼻絡於目……。
- 尺寸俱弦者，少陽受病也，當三四日發。以其脈循脅絡於耳……。
- 尺寸俱沉細者，太陰受病也，當四五日發。以其脈布胃中絡於噤……。
- 尺寸俱沉者，少陰受病也，當五六日發。以其脈貫腎絡於肺……。
- 尺寸俱微緩者，厥陰受病也，當六七日發。以其脈循陰器絡於肝……。<sup>127</sup>

可以見到此六句的開頭皆是以「尺寸俱」作為開頭，符合「喜好同字條文並列」的規律；從「以其脈上」、「以其脈俠」、「以其脈循」、「以其脈布」、「以其脈貫」以及「以其脈循」中可以看到，顯示方向的動詞，使用了一義多字的方式進行書寫，符合「條文之間對偶工整」的形式。至於從「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以及「厥陰」的排列，以及「當一二日發」、「當二三日發」、「當三四日發」、「當四五日發」、「當五六日發」以及「當六七日發」中，則可以見到「喜好延著順序書寫」。因此〈傷寒例〉應當為王叔和所寫，書寫上的規律性與《脈經》的內容中相同，因此可以確定，此三種書寫習慣，確實王叔和在書寫文章的特有書寫習慣。

125 (晉)王叔和著，竹劍平點校，《脈經》，頁68。

126 (漢)張機著，(明)趙開美校刻，錢超塵校注：《宋本《傷寒論》》，頁276。

127 (漢)張機著，(明)趙開美校刻，錢超塵校注：《宋本《傷寒論》》，頁284。

#### 四、以歸納後結果檢驗〈辨脈法〉一篇

回顧上一節，從《脈經》中可以歸納出，王叔和的書寫習慣為「首字同字條文並列」、「條文間的對偶工整」以及「喜好延續順序書寫」。用此習慣對〈傷寒例〉一篇進行比較後，可以得出相同的結果，因此除了可以確認〈傷寒例〉為王叔和所寫，還可以確認這樣的書寫習慣確實為王叔和所特有。本節擬用此方法檢驗〈辨脈法〉一篇內文，查看相同的規律是否出現在〈辨脈法〉中，若相同的規律出現在〈辨脈法〉中，則〈辨脈法〉可用此推知本篇或許為王叔和所著；反之，則可測得非王叔和所著，或許可推定為張仲景所作。

若依照「首字同字條文並列」的習慣，應可發現〈辨脈法〉內文存在相同的規律，然而〈辨脈法〉一篇的內容傳抄時代久遠，各種版本中的〈辨脈法〉的內容，在文字上雖大致相同，但段落分法卻有不同，因此研究中舉明代趙開美復刻宋本《傷寒論·辨脈法》、以及《金匱玉函經·辨脈第二》的內容與分段為例，並列出個段落的第一個字，用以探討是否符合「首字條文並列」，見表四及表五。

表四 依照臺北故宮藏宋本《傷寒論》所列出〈辨脈法〉各條句首文字<sup>128</sup>

條號	首字	條號	首字	條號	首字	條號	首字
第一條	問	第十一條	陽	第二十一條	寸	第三十一條	脈
第二條	問	第十二條	脈	第二十二條	跌	第三十二條	寸
第三條	問	第十三條	脈	第二十三條	寸	第三十三條	脈
第四條	脈	第十四條	問	第二十四條	跌	第三十四條	脈
第五條	脈	第十五條	問	第二十五條	師	第三十五條	脈
第六條	脈	第十六條	問	第二十六條	脈	第三十六條	脈
第七條	脈	第十七條	問	第二十七條	脈	第三十七條	傷
第八條	脈	第十八條	問	第二十八條	寸		
第九條	脈	第十九條	師	第二十九條	跌		
第十條	陰	第二十條	問	第三十條	諸		

128 (漢)張機著，(明)趙開美校刻，錢超塵校注，《宋本《傷寒論》》，頁 275-278。

表五 依照清代陳世傑本《金匱玉函經》所列出〈辨脈法〉各條句首文字<sup>129</sup>

條號	首字	條號	首字	條號	首字	條號	首字
第一條	問	第十三條	陰	第二十五條	趺	第三十七條	脈
第二條	問	第十四條	陽	第二十六條	寸	第三十八條	脈
第三條	問	第十五條	脈	第二十七條	趺	第三十九條	病
第四條	陽	第十六條	脈	第二十八條	師	第四十條	脈
第五條	其	第十七條	問	第二十九條	脈	第四十一條	趺
第六條	脈	第十八條	問	第三十條	趺	第四十二條	脈
第七條	脈	第十九條	問	第三十一條	脈	第四十三條	脈
第八條	脈	第二十條	問	第三十二條	寸	第四十四條	脈
第九條	脈	第二十一條	問	第三十三條	諸	第四十五條	脈
第十條	脈	第二十二條	師	第三十四條	脈	第四十六條	寸
第十一條	脈	第二十三條	問	第三十五條	脈		
第十二條	脈	第二十四條	夫	第三十六條	寸		

爲了要較爲客觀的解讀這樣的條文排列方式，是否有符合王叔和的「首字同字條文並列」的書寫習慣，本研究根據《史學研究方法論》中所提出的：

心理學家們發現，一個人的用字遣詞以其出現的頻度，是內在性格的反射，美籍的波德進一步的得出形容詞——動詞商數，而後美國心理學家杜拉及莫瑞發展出一套不安——愉悅商數，將不安的字句（D）除以及不安（D）和舒愉（R）的字句的總和，寫成  $D.R.Q=D/D+R$  的公式。<sup>130</sup>

用上述的說法來設計一個新的公式，用以計算這樣的條文是否與王叔和的書寫習慣相同，公式如下：

$$\frac{\text{不符合首字相同的條文數}}{\text{符合首字相同的條文數} + \text{不符合首字相同的條文數}} \times 100\% = \text{不規則率}(\%)$$

根據上述公式，可以得知當不規則率越高，表示條文之間首字相同的規律性越低；反之，若不規則率越低，則條文之間首字相同的規律性越高。根據表四來檢驗宋本《傷寒論·辨脈法》後可發現，按照首字相同條文排列的有：第一條到第三

129（漢）張機，《金匱玉函經》，頁133-138。

130 杜運維，《史學研究方法論》（臺北：三民書局，1986），頁126-127。

條；第五條到第九條；第十二到第十三條；第十四到第十八條；第二十六條到第二十七條；第三十三條到第三十六條，共計 22 條條文。未按照首字相同排列的條文爲：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以及第三十七條，共計 15 條條文。將分類後的條文代入上述公式後，可得到下列結果：

$$\frac{15}{15 + 22} \times 100\% = 40.5(\%)$$

若根據表五來檢驗《金匱玉函經·辨脈第二》後可發現，按照首字相同條文排列的有：第一條到第三條；第六條到第十二條；第十五條到第十六條；第十七條到第二十一條；第三十四條到第三十五條；第三十七條到第三十八條；第四十二條到第四十五條，共計 25 條條文。未按照首字相同排列的條文爲：第四條、第五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九條、第四十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六條，共計 21 條條文。將分類後的條文代入上述公式後，可得到下列結果：

$$\frac{21}{21 + 25} \times 100\% = 45.6(\%)$$

若依照此公式來看〈傷寒例〉，扣除王叔和引用其他醫籍的內容後，從「是黃帝興四方之問，岐伯舉四治之能，以訓後賢，開其未悟者，臨病之工，宜須兩審也。」<sup>131</sup> 以後的條文來計算，未符合首字相同的條文共計 3 條，符合首字相同條文共計 19 條，代入公式後可得到下列結果：

$$\frac{3}{3 + 19} \times 100\% = 13.6(\%)$$

用相同的公式檢驗表三的不規則率後，可以得到各篇章的不規則率，詳見表六。

131 (漢)張機著，(明)趙開美校刻，錢超塵校注，《宋本《傷寒論》》，頁 32-34。

表六 依設計後的公式檢驗《脈經》未引用其他醫籍的不規則率

篇名	首字相同條文數	首字不同條文數	不規則率
〈脈形狀指下秘訣第一〉	0	24	100%
〈平脈視人大小長短男女逆順法第五〉	0	1	100%
〈平人得病所起第十四〉	14	1	6.67%
〈平三關陰陽二十四氣脈第一〉	24	1	4%
〈平人迎神門氣口前後脈第二〉	37	0	0%
〈平三關病候并治宜第三〉	51	3	5.55%
〈辨三部九候脈證第一〉部分內容 <sup>132</sup>	35	1	2.77%
〈診五臟六腑氣絕證候第三〉	12	2	14.28%
〈診四時相反脈證第四〉	2	3	40%
〈診脈動止投數疏數死期年月第六〉	12	1	7.69%
〈診百病死生訣第七〉	50	20	28.57%
〈診三部脈虛實決死生第八〉	26	0	0%
〈平婦人病生死證第八〉	7	1	12.5%
〈平小兒雜病證第九〉	6	2	25%
〈手檢圖二十一部〉	48	12	20%

從上述表格可以發現，除了〈脈形狀指下秘訣第一〉中，因為每條條文的首字皆是用來描述各種不同的脈型，以及〈平脈視人大小長短男女逆順法第五〉僅一條條文，故兩篇的不規則率皆為 100% 以外，其餘篇章的不規則率皆不超過 30%，整體的條文數共有 396 條，首字不同的條文數共有 72 條，整體不規則率為 18.1%，若將〈脈形狀指下秘訣第一〉與〈平脈視人大小長短男女逆順法第五〉當作誤差值，扣掉誤差值後的總條文數有 371 條，首字不同的條文數共有 47 條，調整後的不規則率為 12.6%，與〈傷寒例〉的不規則率 13.6% 相近，因此可以推斷〈傷寒例〉應當為王叔和所寫。而宋本《傷寒論·辨脈法》的 40.5% 以及《金匱玉函經》45.6%，二篇的不規則率則明顯與《脈經》及〈傷寒例〉不同。

爲了要了解〈辨脈法〉與王叔和習慣的寫法上，是否有顯著的關聯，因此將

132 根據竹劍平點校的龍興路醫學本《脈經》中頁 85 以後，也就是「諸浮諸沉……」以後並非引用古醫籍內容，本篇章其餘部分則引用了《素問·三部九候論》、《靈樞·論疾診尺》、《難經·第八難》、《難經·第十四難》以及《傷寒論·辨不可下病脈症並治》等篇內容，故不列入計算。

王叔和習慣寫法（包含《脈經》以及〈傷寒例〉）的不規則率，與〈辨脈法〉的不規則率，設定為兩個樣本進行統計分析，並假設兩個樣本的作者相同，彼此間有關聯性。因為兩者的不規則率並非依循常態分佈，以及樣本數較少等因素，故使用無母數分析法來分析兩者的關聯性，其結果如表七：

表七 〈辨脈法〉與王叔和習書寫習慣以 SPSS 軟體進行分析圖表

敘述統計					
	數字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王叔和書寫習慣	16	.23786	.317193	.000	1.000
辨脈法	2	.43050	.036062	.405	.456

#### 檢定統計量<sup>a</sup>

辨脈法－王叔和書寫習慣	
精確顯著性（雙尾）	.500 <sup>b</sup>

a. 符號檢定

b. 已使用二項式分佈。

由上述結果可知檢定統計量的顯著性為 0.5，並未達到 0.05 的顯著差異標準，因此可以推論〈辨脈法〉中的不規則率，與王叔和習慣寫法（包含《脈經》、〈傷寒例〉）的不規則率，兩者無顯著相關，否定兩者有關聯性的假設，因此可以推知〈辨脈法〉中的寫法，與王叔和習慣首字同字條文並列寫法並不相同，這樣的方式雖然無相關論文作為佐證，但作為一個嘗試，用一個更為客觀的方式來顯示兩者的關聯性。

若依照「條文間的對偶工整」來看，在〈辨脈法〉中使用對偶的寫法並不多見，在宋本《傷寒論·辨脈法》中：

問曰：病有戰而汗出，因得解者，何也？答曰：脈浮而緊……。

問曰：病有不戰而汗出解者，何也？答曰：脈大而浮數……。

問曰：病有不戰不汗出而解者，何也？答曰：其脈自微……。<sup>133</sup>

133（漢）張機著，（明）趙開美校刻，錢超塵校注，《宋本《傷寒論》》，頁 276。

以「戰」對上「不戰」，以及「汗出」對上「不汗出」的寫法中，稍微可見到對偶句中符合陰陽二元論，然而對偶句中的一字多義寫法並無出現，其餘條文中亦在無見到對偶句的相關寫法。

若依照「喜好延續順序書寫」來看，條文與條文之間並無相同的寫法，僅在「未知何藏先受其災，若汗出、髮潤、喘不休者，此為肺先絕也。陽反獨留，形體如煙熏，直視搖頭，此心絕也。唇吻反青，四肢黎習者，此為肝絕也。環口驚黑，柔汗發黃者，此為脾絕也。溲便遺失，狂言，目反直視者，此為腎絕也。」<sup>134</sup>中可見到類似的寫法，然而此處的順序是肺、心、肝、脾、腎，與傳統中醫所談論的臟腑五行的肝、心、脾、肺、腎的順序較為不同，因此無法確定，此條是否與王叔和喜好沿著順序書寫的習慣有關。

綜合上述針對三種王叔和常見的書寫習慣來看，可以得知〈辨脈法〉一篇的編寫方式，與王叔和書寫文章的習慣明顯不同，且透過無母數分析後的結果，確認兩者間的關聯性並不大，因此較為傾向〈辨脈法〉不為王叔和所寫的說法。此外，因〈辨脈法〉在對問體上與秦漢間的說理散文形式相符，雖無直接證據，但就上述結果而言，更為傾向〈辨脈法〉為張仲景所寫的說法。

## 五、結論

〈辨脈法〉全篇作為《傷寒論》全書的脈學總綱，理應為研讀張仲景學術時的一大重點，也是用以理解《傷寒論》內脈法的描述中，相當重要的參考文獻。卻因為作者的爭議，導致現代的中醫的教育在教導《傷寒論》時，僅從〈辨太陽病脈症並治上〉開始教授，對於〈辨脈法〉、〈平脈法〉以及〈傷寒例〉等篇章隻字不提，十分可惜。本文提供證明中醫現今主流的看法，以及教學方式較為不適當，應從〈辨脈法〉逐篇教起才為正確做法，此為本文最大的貢獻。《傷寒論》為張仲景著作，係中醫史上相當重要的文章，因此第一章的〈辨脈法〉相當的重要，這代表中醫教育在教學《傷寒論》上，建議從〈辨脈法〉開始教導才為妥當。

---

134 (漢)張機著，(明)趙開美校刻，錢超塵校注，《宋本《傷寒論》》，頁277。

從回顧歷代有關〈辨脈法〉作者的爭議中可以發現，元代中葉以前，皆認為〈辨脈法〉以及〈平脈法〉為張仲景親著。在王屢首度提出質疑之後，明代學者，以方有執為首的錯簡重訂派，在面對到作者爭議時，多是使用不符合張仲景的語感，內部所談論的理論思想也與《傷寒論》所述不同，更甚者如陳桷（1091-1154），直接寫下此非仲景所言之後，便粗暴的將其刪除，或放置於篇後，或隱蔽不談。這種做法即沒理由，也無客觀的證據足以證明，便直接否定的做法，導致支持與反對仲景親作的學說，出現了嚴重的分歧。

近代學者如楊紹尹、大塚敬節等人，雖然開始透過寫法上不同，嘗試解決作者的爭議，然而仍錯誤舛出。本次研究透過另外一種方式進行，利用王叔和的書寫習慣來進行考據，經過分析後的結果，可得知王叔和的書寫習慣有「首字同字條文並列」、「條文間的對偶工整」以及「喜好延續順序書寫」等三種習慣，亦可發現王叔和應私淑於張仲景，故在條文的抄寫上，刻意將「答曰」改成「師曰」。其中「首字同字條文並列」經 SPSS 軟體進行無母數分析後，可確認王叔和所習慣的書寫方式，確實與〈辨脈法〉的關聯性較小。

而〈辨脈法〉中所使用的「問曰……，答曰……」，不但常見於《傷寒論》中，更靠近於秦漢時期所使用的對問體，若依年代而言，顯然更符合張仲景所生活的年代，且不見於王叔和未引用其他書籍的內容。根據上述的證據後，〈辨脈法〉不為王叔和所寫，而由張仲景所寫成的說法顯然更為可信。

## 引用書目

### 傳統文獻

- (漢) 張機，《金匱玉函經》，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5。
- (漢) 張機，《金匱要略》，收入錢超塵主編，《元鄧珍本《新編金匱方論》·明俞橋本《金匱要略方論》》，北京：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17，據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孤本影印。
- (漢) 張機著，(明) 趙開美校刻，錢超塵校注，《宋本《傷寒論》》，據國立故宮博物院館藏本影印，北京：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20。
- (晉) 王叔和著，嚴石林、李正華輯注，《脈經》，新竹：凡異出版社，2010。
- (晉) 王叔和著，竹劍平點評，《脈經》，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20。
- (晉) 陳延之著，高文鑄輯校，《小品方》，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5。
- (唐) 王冰著，(宋) 林億等新校正，范登脈校注，《新刊黃內經素問》，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2017，據元讀書堂本影印。
- (唐) 孫思邈，《千金翼方》，收入錢超塵、鄭豐傑主編，《《傷寒雜病論》版本通鑒·唐本《傷寒論》》，北京：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17，據日本多紀元簡珍藏元大德翻宋本《千金翼方》影印本。
- (唐) 王燾，《外臺秘要》，臺北：文光出版社，1975。
- (宋) 郭雍，《傷寒補亡錄》，收入朱邦賢、王若水主編，《歷代中醫藥珍本集成》傷寒類第二冊，臺北：萬人出版社，1989，據1925年蘇州錫承醫社重刊本影印。
- (元) 滑壽，《難經本義》，臺北：文光出版社，1984。
- (明) 黃仲理，《傷寒類證辨惑》，收入(日) 岡西爲人著，郭梅整理，《宋以前醫籍考》，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
- (明) 方有執著，陳居偉校注，《傷寒論條辨》，北京：學苑出版社，2013。
- (清) 魏荔彤，《傷寒論本義》，收入(日) 岡西爲人著，郭秀梅整理，《宋以前醫籍考》，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
- (清) 汪琥，《張仲景傷寒論辨證廣註》，收入(日) 丹波元胤著，《中國醫籍考》，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3。

### 近代論著

- 金仕起，《中國古代的醫學、學史與政治——以醫史文本爲中心的一個分析》，臺北：政治大學出版社，2010。
- 李隆獻，〈先秦敘史文獻「敘事」與「體式」隅論——以晉「欒氏之滅」爲例〉，《臺大文史哲學報》，80期，2014年5月，頁35。
- 李順保，《傷寒論版本大全》，北京：學苑出版社，2019。

- 杜運維，《史學研究方法論》，臺北：三民書局，1986。
- 金仕起，《中國古代的醫學、學史與政治——以醫史文本為中心的一個分析》，臺北：政治大學出版社，2010。
- 段逸山，《醫古文·甲乙經序》，臺北：知音出版社，2003。
- 馬繼興，《馬繼興醫學文集》，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9。
- 張蕾，〈宋臣本校定傷寒論的文獻研究〉，中國：山東中醫藥大學博士論文，2004。
- 章太炎，《章太炎醫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 傅延齡編，《張仲景醫學源流》，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6。
- 楊紹伊，《湯液經鉤考》，北京：學苑出版社，2012。
-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冊，臺北：莊嚴出版社，1991。
- 錢超塵，《六朝古本傷寒論》，北京：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17。
- 錢超塵，《傷寒論文獻通考》，北京：學苑出版社，1993。
- 錢超塵、鄭豐傑，《唐本傷寒論》，北京：北京科學科技出版社，2017。
- 錢超塵，《章太炎先生論傷寒論》，上海：人民衛生出版社，2018。
- 鐘濤，《六朝駢文形式及其文化意涵》，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 （日）大塚敬節著，王寧元譯，《辨脈法平脈法講義》，北京：華夏出版社，2011。
- （日）丹波元胤，《中國醫籍考》，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3。
- （日）岡西爲人，郭秀梅整理，《宋以前醫籍考》，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

## 圖版出處

- 圖 1 (漢)張機，《金匱玉函經》，清康熙十五年(1716)陳世傑刻本。圖版取自(漢)張機，《金匱玉函經(影印本)》，清康熙十五年陳世傑重刻本，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5，卷二，頁133、140、141、149、153、154、167。
- 圖 2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丹波元簡藏本。圖版取自錢超塵，《影印孫思邈本《傷寒論》校注考證》，北京：學苑出版社，2015，頁289、310、326、382。
- 圖 3 (漢)張機，《傷寒論》，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趙開美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4 (金)成無己，《注解傷寒論》，明趙開美校刻本。圖版取自《《注解傷寒論》影印本》，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5，頁41、46、63、74、97。
- 圖 5 (漢)張機，《金匱要略》，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孤本。圖版取自錢超塵主編，《元鄧珍本《新編金匱方論》·明俞橋本《金匱要略方論》》，北京：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17，頁106、134。

## Using the New Perspective of Writing Habits to Re-examine the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Author of the *Bianmai* Method\*

Lin, Chih-yao\*\*, Yang, Su-tso\*\*\*

### Abstract

*The Treatise on Cold Pathogenic Diseases (Shanghan zabing lun)* is considered as the origin of Chinese medical guidelines, and it made an enormous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medicine. Although the *Bianmai* (differentiating pulse) method is the first chapter, it has few examples of related research and annotation. Because of the criticism from Fang Youzhi (Ming dynasty), most of the later scholars thought that the value of the *Bianmai* method was limited and that the real editor was Wang Shuhe, and they often ignored this first chapter of the book. After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was excavated, researchers found that the content of this manuscript is similar to other Song dynasty versions of *The Treatise on Cold Pathogenic Diseases*. Thus, the chapter on the *Bianmai* method is reconsidered as the genuine text of Zhang Zhongjing. Although some scholars have doubted that the style of the question-answer sentences is not Zhang Zhongjing's writing habit, no deeper research has probed its authenticity. Correlating with *The Pulse Classic (Maijing)*, we found that Wang Shuhe has three writing habits, such as the grouping of different sentences with the same first word, duality in contiguous clauses, and the trend toward orderly writing. Using these three writing modes to examine the clauses in the *Bianmai* method, we could not find Wang's consistent writing modes in the chapter. Due to this finding, we tend to believe that Zhang Zhongjing is the true author of the *Bianmai* method.

**Keywords:** *Bianmai* method, *The Treatise on Cold Pathogenic Diseases*, author's textual research, Zhang Zhongjing, Wang Shuhe, writing habits

---

\* Received: 24 November 2022; Accepted: 23 August 2023

\*\* Graduate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Attending Physician, Department of Medial Imaging,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